

伊利湖畔的秋天

趙橋一文

一 九八〇年代的某個秋天，我剛剛結束了上半場的負笈深造，告別了美國南方仲夏烈日的炙烤，來到楓紅層層伊利湖畔的密西根，追求更上一層樓的憧憬未來。浮雲一樣的遊子，行囊裝滿了鄉愁，也埋藏了不少故事，帶有一絲惆悵，也帶有一些風趣。

栗子成熟的季節

秋風瑟瑟，落葉滿地，暖暖的陽光瀉在浩瀚的伊利湖面，粼粼波光，湖光山色，煞是美麗。有汽車的同學，帶著一群初識北美秋色的新鮮人，來到湖畔的森林公園，到處尋找栗子樹。栗子的收穫期從九月中至十一月初，栗子樹通常有二三十米高，樹上掛滿了綠綠的，有如刺蝟般的果實，完全熟透的栗子，秋風一吹就落地；掉下來的通常都是熟透已經裂開了

的，露出裡面的三粒棕色栗子。

大夥第一次看到掉落一地的栗子，突如其來的驚喜感，忙著挑揀，但有時被由天而降的刺針果實打到頭，也只有忍受錐心之痛！要想拿出刺球裡的小栗子可得小心了，這一根根小刺的「威力」可不小，一旦不小心被扎到，可是會流血的。

飯鍋內蒸的栗子、紅燒栗子雞，在硬殼上用刀劃下十字開口，放入烤箱慢燜，或是會烘焙糕點的女同學，露了一手栗子蛋糕的絕活，奶油蛋糕夾層中藏的是濃郁的栗子內餡，讓人讚嘆不已。那年的秋天，我們沈溺於栗子的異鄉情緣。

吃飯我最大

「不得了，那個小唐每餐都要吃半鍋飯！」「小山東」有如驚弓之鳥的來向我抱怨他的新發現。

我們那個公寓的室友，有位年紀

較輕由北京來的小唐，唸物理系，話不多，但是人頂隨和的。大家合伙，搞個伙食團，平均分擔費用。那個年代台灣來的留學生，一定會帶個大同電鍋來，比較晚回來的室友，準備飽餐一頓時，發現電鍋內的米飯，老是盪然無存！原來是小唐每頓要嗑掉大量的米飯，其實我在阿拉巴馬時，已經見識到大陸同胞的驚人海食大米的能量。這可不得了！那個年代既使台灣「錢淹腳目」，但是出來的留學生，四十台幣兌換一美元，大多是阮囊羞澀，無法開源只能節流，有人多吃了一些大米，對同樣平均分擔費用的其他室友，內心總是有股不平靜的亂流串動。「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人民吃不飽是會造反的。



↑伊利湖的風光。

我因年紀比較大一些，又是南征北討的「資深留學生」，室友們視我爲戶長。這可難倒我了？大家都是苦哈哈的天涯淪落讀書人，我要怎麼向小唐表示這「凡事不重要，吃飯我最大」的民生大事？好在小唐是位豪邁大方的北方漢子，稍微暗示就爽快的表示，以後買米錢，他要多分擔一些。可憐的小唐，剛剛逃離北京胡同巷弄的街管委員會的監視，又碰上了台灣來的「糾察隊」！

小唐後來成了美國企業派駐在上海的主管，我還真的很懷念那位個子高高，性情中人，總是帶著靦腆笑容的北京人。至於我們那個一事平靜，一事又起的公寓，翌年五月學期結束後，將公寓還給管理公司時，被狠狠的扣了不少押租，因爲長期炒茶，廚房門口那片地毯，已「油光滿面」的可以反光了！可惜保守年代的留學生，應該找幾位女同學一起合租公寓，肯定可以好好管理我們這群男生，也少了不少柴米油鹽的紛爭。

大黃貓

有天我們正在忙著做晚餐，加菜一條

紅燒湖魚，鍋內翻滾的鮮魚及紅燒醬汁，讓屋內充滿了難以拒絕的香味，久久不去。異鄉遊子們，頓時跌入了那遙遠家鄉美食的眷念。正當大家準備享用美味的時刻，一隻不知從何而來的大黃貓，端正的坐在客廳外面的陽台，不時地舉起爪子敲打著落地窗，顯然厭倦洋食的牠，急欲加入我們的思鄉宴。

從此以後每當我們用晚餐時，牠一定來串門子。不請自來的寵物，有個滿身如老虎般的橘黃色條紋，圓圓的大腦袋，濕潤的粉紅鼻子，炯炯有神的綠眼睛總是閃爍著光亮。這邊走走，那邊看看，有時又寸步不離的跟著我們，呼嚕呼嚕的聲音讓我們在枯燥的生活中很療癒，大家的心情似乎默默的被一隻小貓融化了。

曾經某段時刻，我會夢想，夢想有人來敲門，來敲門的會不會是一隻可愛又呆萌的小動物？留下幾許回憶，至今仍回味无穷。

那個滿場飛的女孩

場子裡正放著《末識綺羅香》美妙動聽的音樂，男男女女隨著曼妙輕歌跳著快



↑伊利湖畔的燈塔。

四步，有位讓人亮眼的的女孩，穿著粉紅色的裙子，婀娜的舞姿，姣好的面容，雙頰抹上似有似無的胭脂，讓在場所有男性的目光如醉如痴的望著她，令人怦然心動。

白皙的肌膚，細挑的身材，清純無瑕的臉蛋兒配著一副明亮又蘊含智慧的美目，眉目之間隱然有一股書卷的清新。眼前這位明眸皓齒的女孩沒有嫵媚嬌柔，有的卻是天生麗質的楚楚動人。輕盈的擺弄著裙幅，像是一片飄來飄去的柔雲，秀雅脫俗的臉上總是蕩漾著春天般的美麗笑容。

一個深秋的週末，成群的底特律市周邊的留學生，前往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學，今晚可是各校台灣同學會合辦的舞會。舞會場地是該大學的交誼廳，寬敞的大廳，紅色的帷幕，明亮的橡木地板，懸吊的水晶燈閃耀著眩目的光芒，如夢如幻，大家歡聚一堂，人聲鼎沸中，由各校同學會的會長致詞並代表開舞。



趙橋先生，台北出生，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一九八二年來美留學，阿拉巴馬大學圖書館管理碩士，東密西根大學國際貿易碩士，在紐約長島的Hofstra大學法學院圖書館退休後開始寫作，散文作品發表於世界日報，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講義雜誌。現居紐約長島，喜好閱讀、游泳。

這時全場不管男生女生，焦點都投目於這位「傾國傾城」的清新脫俗玉女，她的一舉手一投足，總是令人驚艷不已！原來她就是傳聞中的「密西根大學台灣同學會校花」。台大商學院畢業，在這美國頂尖的學府攻讀企管博士。不擅長交際舞的我，好不容易抓到機會，邀請這位宛如一塊溫潤碧玉，但是卻難以看透的女孩跳了一首恰恰，順便和她聊聊天，果真是才華洋溢的才女，言談中充滿了抱負與自信。往後每當聽到《未織綺羅香》這首歌時，我又回到了那良辰美景的夜晚。

那年的秋天宛如一縷輕煙懸掛，歲月的痕跡有如潺潺溪水，朵朵水花捲起斑駁的迷離，每當夜闌人靜時，總會想起那些遠去的背影，輕嘆伊利湖畔的似水年華。

【本文原刊於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聯合報副刊，二〇二〇年十月一日世界日報副刊，二〇二一年十月號講義雜誌。】

憂愁時，我們不談生活

武陵驛一文

那次採訪安妮塔，是在她搬到Rosanna之後，也是夏天。房子小了許多，與普通墨爾本人住宅相比，其實並不算小，依然整潔，依然明亮，我們送她的那幅水墨《松林坐晚圖》彷彿約定好了，就掛在客廳裡。沒見到孩子們和先生約翰，約翰在體操館忙，孩子們在學校忙，獨獨她是閒著的，她有點坐立不安，蒼白的臉頰上飛著紅暈。逆光遮不住，她瘦了許多，話少了許多，話音輕輕的，在交響樂的背景音樂襯托下幾乎是耳語。

我們夫妻與她坐在一起，夢遊似的，英式下午茶、音樂、藝術、山水、歷史，全是散漫氤氳的話題叢林，我們完全迷失其間，她家族的相冊，午後的微風蟬鳴，柴可夫斯基的行板，使我們不知道世上還有種東西叫做「愁」，到頭來，我們只是在談論未來；孩子們的未來，約翰體操教育事業的未來，我的醫療耗材業務的未來，我太太在本地進修醫科的未來，獨獨沒有談她的未來。她的眼神像窗前那幾簇荷蘭繡球花那般藍到沉鬱，飽經生活折磨，卻好奇心依舊。

她很快累了。告別時，淡淡地對我和妻子說：「沒什麼，不用為明天憂慮。」

是不是她有什麼預感，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她。

因工作關係，我常常往返於中澳之間，手忙腳亂，來不及記錄生活。當經過漫長的失眠的夜行航班，在上海浦東機場落地，安妮塔消瘦蒼白的身影還在我的面前復現，誰都看得出這次她的狀況不太對頭，隨之復現的是一個大問題：「死亡是關於明天的憂慮嗎？如果沒有明天，一個人的生活該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我想過，但想不進入，或者說不敢進入。好奇心，也許是與憂慮分不開的東西。等到回澳，再給她家去電話，約翰在電話線那頭，電流聲沙沙，終於蓄積了所有力量，他屏著氣息說：「安妮塔走了，兩個孩子，都很想她……」

約翰的聲音蒼老了許多，說得如此緩慢如此平靜，仿佛安妮塔只是先睡了，預備睡得很香，很長。我放下電話，獨自坐了很久。

週末，偶然整理書房，我發現一本袖珍書，掉落在書架間隙，口袋大小，印刷裝幀唯美，介紹墨爾本大街小巷人文美食，扉頁上題著一串熟悉卻陌生的藍色圓體字簽名，仿佛幾片壓扁了的藍玫瑰花瓣。我再次翻看這本書，百多頁篇幅談論著墨爾本這座城，不再是冷冰冰的地圖、學術性的稱謂或者時尚性的圖片，這些薄薄的印張在指間輪轉，如同一串閃光的日子，在我們的記憶裡，那麼隱忍，安詳，細膩，倔強。

「墨爾本買房記」給朋友口頭講了無數遍，有時連我自己也無法相信，但卻是千真萬確的。悉尼奧運會之後，我從中國來墨，先用電子郵件聯絡了四五家房產代理商，安妮塔是最後一個回復我的房產仲介。那個如鵝黃色瓷釉般明柔的女中音在手機那端說，「可以安排明天看房」。我直言已經退房離開了酒店。她請我留下來看房，並說給安排住處，說了好幾遍，並沒有常見的銷售熱情，卻有一種無法拒絕的誠懇。我好奇了，心內一動，答應了。

下午兩三點鐘的墨爾本，這個夏末，已經熱得人喘氣。一個中年男子開一輛破舊的雙門現代小汽車，到Bundoora的酒店門口接我，他滿頭灰髮，恤衫短褲，自稱約翰。這車小到我忍不住心裡抱怨，我這個小個子也得把自己折疊兩次才能裝入。車行半個多小時，老是在轉彎爬坡，越開越荒涼，我心底不由得驚疑，但約翰看上去不可疑，也不兇惡，實在找不到理由打退堂鼓。

車子駛上蜿蜒曲折的漫長車道，爬上北部桃林（Doreen）的一座小山頭，約翰說這個山頭是他家。我暗自吐了吐舌頭。走進一所有八間臥室的坡頂大宅，我不僅發現了室內游泳池，還發現了壁爐上擺著屋主與李寧合影的照片，約翰說他以前是澳洲國家體操隊的，退役後在大學附近開設了一家體操俱樂部，教小孩子練體操。他身量不高，同我差不多，看來不假。他看了看表，說要去體操館接孩子，指著冰箱微波爐叫我隨便。

神奇的夏末，我就這麼隨便地一個人被安妮塔先生留在了這個家裡，使我更加懷疑人生，世上有些人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很特別，沒有遇見過壞人？是屋主天真懵懂不諳世事，還是我遇到了演技超群的頂級騙子，我不知道。我自付是見多識廣的，出門來隨便一轉，腳步丈量了一番二十英畝諾大個山頭，發現屋後還有個池塘，鬱鬱蔥蔥一大片澳洲叢林，包覆了目力所及的後山，奶牛和羊群披著金光，在山腰上無所事事，像是一幫子澳洲懶漢，打理著青草地毯。

等到韓國現代小車又爬上坡道的時候，跳出來一男一女，兩個小孩。女孩活躍異常，手腳不停，八九歲模樣，活脫脫是體操教練的女兒。男孩五六歲，很斯文，鼻子上長著雀斑，對各類日常科學問題很有研究。而他們的老爸約翰，現在則是一副老吃老做的家庭婦男樣子，烤了牛肉漢堡。我們倆一起高踞在酒吧凳上狼吞

虎嚥。一人一支啤酒，加上兩個嘖嘖喳喳的孩子，四個人吃得爽快，很像一家人。

我又有些忐忑：「女主人哪裡，為什麼遲遲不見她？」

說曹操，曹操不到。約摸八點半鐘，我才見到女主人安妮塔姍姍來遲。

第一次見面，她一身深色職業裝，手裡拿著車鑰匙和工作日誌，行色匆匆，來不及吃晚餐，白晝端莊的笑容裡藏著疲倦與忍耐。我們就在廚房裡聊起了天，她不吃飯，想來她已經在外面吃過了。男主人帶孩子們睡覺去了，早習慣了妻子早出晚歸生活。

我斟酌著字句，小心翼翼地問安妮塔一個盤繞心中良久的問題：「為什麼放心把我這麼個陌生人留在你家裡？」

她愣了一下，反而笑著反問：「為什麼不能相信你呢？」

為什麼不能相信陌生人，我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思考過。有什麼原因讓她時刻提防著陌生人呢？這讓我有如夢初醒般的驚訝，也有對民情差異的檢討，更讓我在以後的日子裡不斷沉思跨文化和國民性等等大問題。當時，我以為安妮塔是一個外星人似的工作狂，大智若愚的地產代理，或者，就是一位笑容可掬的村姑，淳樸好客，愛吃餃子，喜歡外國人，僅此而已。就像許多聰明的國人說的那樣，墨爾本是個大村子，裡面住著些傻不啦噠的鄉下人。

我終於良心發現，滿懷內疚，向她承認那天上午我剛剛向另一位本地地產代理麥克付了訂金，買了一棟本都拉的房，地大到八百平米以上，價格低於市場價，只有十八萬多，當場落訂。

安妮塔沒有吃驚，卻笑著說沒關係：「今晚先睡個好覺，明天帶你看房。」可是我已經買了房？買房不是買菜，就算你給我看的是好房子，我也不能隨便再買一棟。

她又淡然地笑：「既然已經買了，我希望陪你看一看。」

我在她家過夜。睡得很好，夢中一直在丈量客房超大的浴室。

第二天，安妮塔駕車載我來到Bundoora。

坐在她的四驅車內，我指點著街對面那座已落訂的一層平房，聽見她說，「這房儘管低於市場價，卻絕非是便宜貨。一分價錢一分貨。史蒂文，你看到那裡的高壓輸電塔了嗎？」

我也是身經百戰的銷售高手，早預備聽她怎麼念銷售經，澳洲規定距離輸電塔三十米以內不准建住宅，這塔位於斜對面，距離起碼兩百米，我在屋裡檢查過多次，收視正常。符合政府法規。

她說，不是不能買這種房，但賤買賤賣。澳洲人只要看到高壓線就會搖頭。你賣房那天，會發現想接盤的人很少，想接盤的人出不起好價錢……

聽著聽著，我冷汗淋漓。更不敢告訴她其實這房子洗衣房頂上還有滲水問題。我提出看一看她賣的那房子，就在附近的Kingsbury，看了那房子不到五分鐘，我就出來，搖頭說這房子我一點兒也不喜歡。房太舊，要裝修。地也太小，只有四百五十平米。價錢還要二十二三萬。

她見我反應冷淡，卻不放棄，反問：「史蒂文，你不打算一輩子住在這房吧？為什麼要買你喜歡的房子呢？」

「不買我喜歡的房子，買我不喜歡的？」

她告誡我不要愛上房子。Kingsbury這房不可愛，沒什麼問題。但這房子全紅磚，三臥兩衛，雙車庫，後院全鋪水泥，只有一小塊草坪，打理不費事，儘管地小，可整條街都是一樣大小，規劃整齊劃一，斜對門是公園和高爾夫球場，附近有兩所大學，將來你要是不住了，永遠不缺租客，不用為明天憂慮。

安妮塔說的雖然是銷售經，卻是不折不扣的大實話，我說讓我考慮考慮。說得很勉強。在火車站，我給麥克打電話，說要中止買房合約。麥克很客氣，告訴我按法律有冷靜期，可以在最後一天終止合約。那一晚我怎麼也睡不好。第二天一早，我打電話給麥克，卻怎麼也打不通了。到了傍晚，麥克回電來了，口氣忽然變得生硬無比，他說三天冷靜期已經到期，你毀約，訂金沒收。

在一個平常而安寧的禮拜天上午，我去安妮塔公司的Edham總部，順利簽約，買下了Kingsbury的房子。後來，我才知遇上一個在禮拜天工作的澳洲人比遇上講人話的大喜鵲還難。

我對她說：「訂金沒了，但我有了你這樣的朋友。」

事後，四驅車緩緩駛過Yahoe古色古香的市政廳鐘樓和圖書館，駛過紀念碑和大炮，她一邊轉動方向盤，一邊說，將來你有錢了，買埃文赫吧。

我記住了她的話。她把我送到埃文赫車站，那是二〇〇一年夏末秋初。她看我的臉色，曉得我心底裡橫豎不滿意金斯伯裡的房子，但她是對的，那所金斯伯裡的房子我果然沒有住一輩子，事實上我太太也僅僅住了一年多而已。彷彿應驗她的預言，迄今為止，我們非但在埃文赫邊上安了家，而且已經住了十五年以上。

金斯伯裡的房產交割前，我和太太從上海提前抵達，仍舊住在安妮塔家裡，照舊白吃白住。我們很過意不去，送給她《松林坐晚圖》卷軸。她送了一本介紹墨爾本的袖珍書，那次，晚餐後，安妮塔與我妻子促膝長

談，我與約翰照例喝啤酒。

回臥室後，太太告訴我安妮塔希望交房後她不要入住，而是住在她家做home stay，把金斯伯裡的房子出租。為什麼放著自己的房子好好不住，去別人家裡做房客，我在心裡打鼓，買房出租自己卻住在別人家裡，這算怎麼回事？

隔天得到安妮塔的親口解釋：她一心要保住這所桃林大宅。她和約翰財力不足以購置這麼大的山區宅邸，所以是和她表姐家一起湊錢買下的，但表姐家需要用錢，要麼出售這所大宅變現，要麼她和約翰買下表姐的份，她爲了保住這個房子，正在竭盡所能廣開財源，湊錢供樓。她笑著說一定要保衛她心愛的家。我們當時的歡天喜地，完全忽略了她的強作笑顏。那是第一次見到她的愁容，也是唯一的一次。

後來，約翰親口向我們證實：表姐家要搬走，他們無力獨自支撐房貸，很可能被掃地出門，約翰早就放棄了，但安妮塔還在獨力支撐，她說再堅持一下，這家有孩子們的未來。可是，我們也幫不上忙。安妮塔跟桃林大宅之間產生的情感斬不斷理還亂，直到我賣掉金斯伯裡的房子才有點明白。不管你喜不喜歡，那都是你的家，你的避風港，你的落腳點。當她對別人（比如我）念叨千萬不要愛上你的房子，卻依然和自己的房子墜入了情網。理性的頭腦搞得清家不等於房子，房子不等於孩子，房子不等於先生，但愛上房子愛上先生愛上孩子，對於非理性的人類情感來說，幾乎是不可能搞得清的。

數年後，安妮塔從地產公司辭職。手機停機了。我打電話到她家，家裡的電話也換了。無疑，他們堅持到最後，還是失去了桃林的大宅邸。依然是約翰接的電話，他吞吞吐吐告訴我：安妮塔舊病復發，情況不太好。我們才知道，多年前安妮塔就得了乳腺癌，手術很成功，她一邊做化療，一邊做地產代理，貼補家用。喜歡常常源於誤解，瞭解比喜歡更難。她一直是一個身心俱疲卻堅持跟死亡角力的人，保住桃林的家幾乎成了她抗爭到底的象徵。可是，我卻自作聰明，把她的愛心她的倔強誤解作了事業心。

安妮塔，一個人改變了我對一座城市的印象，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她的無畏震撼了我，不爲明天憂慮，不是沒心沒肺，而是面死而生，即使生命即將燃盡，也需有勇氣有智慧過好每一天每一分鐘，這種無畏當然來自於一種大愛。有些人以爲只有在強勢的處境下才有權利行善，但安妮塔在死神的長期壓迫下，在幾乎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倒之際，仍然不爲明天擔憂，行善如流，超越凡俗。行善的本質乃是愛，不出於愛家屬親眷的血緣關係，不是一種居高臨下施捨的恩惠，而是施予陌生人的大愛。

她四處奔波，操勞過度，舊病復發，依然未能保住那美麗的大宅。八間臥室的桃林大宅，我只住過兩

次，卻永遠忘不了那個叫做桃林的美麗地方。我們送給安妮塔的《松林坐晚圖》是希望她每次看到畫，就能回到暮色裡桃林山丘後面的莽莽叢林，等待天色一點點褪去，等待天地合而為一，等待著靈魂趕上來，與坐在松林前的她和家人們一起拍手歌唱。最終，她還是戀戀不捨地走了，未能看到女兒成為體操健將，未能看到兒子成為工程師，未能看到約翰的體操館成長為全國性連鎖事業，終年末到四十六歲。不知道她對她自己的未來夢想些什麼，但我相信她一直沒有離開她心愛的家。

今天，華人移民數量和速度遠遠超過安妮塔生前，安妮塔的事蹟是不是已成為一段傳奇，是不是我的記憶自動篩選上色，刻意把她加工描繪成了天使，抑或，她不過只是一個樂意做開家門幫助陌生人的傻傻的普通墨爾本人？

愛無疑是世上最難之事，愛的付出不是源自瞭解，付出愛心也不以回報為前提。很多時候，因果定律是無能為力的，好心未必有好報，愛是宿命性的，以失望絕望來了結。當要獻一束代表誠實善良的藍玫瑰在她的墓前，我卻粗心大意弄丟了她家的電話；當約翰他們毅然決然搬離傷心地羅珊娜以後，我們失去了聯絡。如今我連她葬在何處都不知道；送給她的一束藍玫瑰，終於無法遞送。

一個人呱呱落地，像一顆小石頭落海，天底下能掀起滔天巨浪的石頭寥寥無幾，多數的漣漪小到忽略不計，從物理學上，我們知道即使是最微小的能量，也必然彼此影響，不是推波助瀾，就是此消彼長，遇到令我心寒或心碎的人，我都會想起安妮塔，她的從容恬淡頑強執著，使我相信下一波漣漪傳遞的將是善的能量。相信那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歡迎陌生人的墨爾本，相信那個記憶中已經模糊了的天使面容，相信這本袖珍書上娟秀的簽名：Annelie Dorrington。

這就夠了，一個姓名已經足夠，在澳洲，無非是遇見一些最好的山水，一些最傻的人。憂愁時，我們不談生活。只談最好的山水，最傻的人。

三月低迴

三月的暖風又輕輕地拂起，妹妹說，穿件甚麼？綠洋裝吧，於是淡綠的身影飄過。就像那次在翠綠的梧桐樹下，春風吹起了妳綠的衣裙，映著遠處秧苗的綠浪，滿抓兩把鮮嫩的綠草灑遍頭頸，於是讓風兒吹滿了天空，像一條條青蟲飛舞。每當春風襲上我身，就想起這些，就想起妳。

滿園的杜鵑花又爭濃鬥豔，四顧無人，偷摘一朵插上衣襟。過路的眼光好奇地投著，笑笑。就像那次穿越森林公園回後山公園的途中，滿捧著禁止攀採的杜鵑花兒，三枝短短的櫻花枝別上妳髮梢，迎面來的園警無可奈何地咧著嘴笑笑。每當嗅見遍地的嬌嫩花兒，就想起這些，就想起妳。

電視裡雪糕的廣告做得正起勁，買枝舔舔，清涼的味兒真妙。正像那個初春的黃昏，揉起削冰機底下的碎冰粉，妳說像雪球不？在我傻笑搖頭的當兒，冰球塞進了脖子，涼涼的冰水直沁我心。然而滿腹的委曲，卻抵不住妳歉意地甜甜伸舌一笑。於是每當新嘗清涼的雪條，就想起這些，就想起妳。

朦朧的月色又灑滿書桌，唱機裡轉出「印度之歌」的妮妮音符。就像那個鷺扭的晚上，渾渾的月光爬上妳秀麗的面頰，



武陵驛，本名：張群，生於上海，現居墨爾本。曾是商人。現為牧師和寫作者。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ACW）現任會長。小說散見於《芙蓉》、《文學港》、《江南》、《廣州文藝》、《莽原》、《都市》和《四川文學》等期刊。詩歌刊於《創世紀詩雜誌》、《乾坤》等。散文見於《大洋時報》、《聯合時報》和《號角月報》等報章。已在臺北出版小說集《水蜘蛛的最後一個夏天》和《騎在魚背離去》。二〇二二年作品〈磨菇人〉榮獲「北美洲文苑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第一名。

姚遙嶠一文



鑽進妳眼角晶瑩的淚珠。在轉身奔走的剎那，依稀窺到妳臉龐從未顯出的幽幽神色，好像旁邊的白屋裡流出那曲印度之歌的淒淒調子。於是每當披沐著黃黃的月色，聆聽著幽怨的小提琴，就想起這些，就後悔那天的任性，就更想妳。

忘不了那三月的小風，三月的鮮花，三月的碎冰，還有那三月的朦朧月。在三月裡，想妳，想妳，真想妳！



姚遙嶠，本名姚志白，退休前任職美國聯邦政府國土安全部核子工程師。雖然是學工程的，但從小喜愛文學，陸續在唸大學時就書寫文章詩詞刊登於報章雜誌。在公餘去涉獵哲學，獲得學位，因此文章中有時會討論人類的願景和遠景以及人類在地球上所該擔當的角色。愛好：讀書，園藝，烹飪，旅遊，運動（尚在打籃球），空手道，氣功。現任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會長、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理事。

且歌且行終不悔

蓬丹一文

今年八月初，此間大專校友會舉辦了一場表揚父親的慶典活動，同時安排民歌演唱以饗來賓，台下掌聲不斷，並有不少人跟著哼唱。近幾年也常收到朋友寄來有關「校園民歌」的資訊。民歌崛起後的三〇年與四〇年，在台灣都曾舉辦民歌三十、民歌四十的回顧音樂會，受到樂迷熱情歡迎，如今更預備籌辦民歌五十，可見校園民歌至今仍然備受海內外的關注與緬懷。

記得一九九四年與洛杉磯的文友共十人赴中國遊訪，在北京一家卡拉OK店初次聽到「秋蟬」這闕歌謠，詞藻婉約纏綿、曲調優美動人，大夥爭相學唱，有人說校園民歌的特色就是純淨而明快，較易朗朗上口，可能因此也讓彼岸的愛樂者趨之若鶩。

於是我特去查證民歌興起的來龍去脈。原來是一九七〇年代末，臺灣正值風雨飄搖、退出聯合國的不安時期。彼時台灣社會風氣較為崇洋，年輕人以熟諳西洋歌曲為時尚。但是在台北淡江大學的一場民歌演唱會上，歌手李雙澤在台上拋掉代表西方的可樂瓶，拿著吉他演唱改寫自作家蔣勳作品的「少年中國」，掀起校園民歌的序幕，民歌運動自此開始在全台的大學校園裡風起雲湧。

那時我初離鄉負笈北美，沒有親歷民歌的全盛時代。但九四年自中國返美後，我立即去音響店找了好多張伴唱帶，想更進一步認識校園民歌。聆賞後，我心折於這些歌曲的意境，或輕快激揚或柔情萬千的詞曲，譜寫的恰是青春的心情。也有憂悵感傷的旋律，娓娓道出對愛的渴望與迷惘。有些則藉由抒懷字句，描述對人生的失落與質疑，但大抵都涵泳著飛揚向上的基調。那是一個覺醒的年代，台灣青年人主導的校園民歌，反映了莘莘學子對於民族文化的孺慕、表達了追尋自我的熱情，成為樂壇的一股沛然清流。

比我稍晚出國留學的S也是民歌擁戴者，他曾自己錄製了好些喜愛的校園民歌，結縈比肩二十年，我們經常自駕出遊，短途陽光同行，長路星夜兼程，總有自錄的音帶相伴且百聽不厭。

〈浮雲遊子〉傾訴了浪遊天下的情懷：肩負了一只白背包，踏著快捷的腳步，不知道甚麼是天涯，不知道甚麼叫離愁，遙遠的路途無窮盡，披星戴月向前程，唱起了舊時的山歌，想起了故鄉的家園……

〈微風往事〉表達了嚮往遠方的心聲：早晨的微風，我們向遠處出發中，往事如煙，不要回首，晨霧瀰漫中，音樂在我心裡響起，幕已開啓，別再憂愁，誰知我行蹤，何去何從……

且聽〈如果〉：如果你是朝露，我願是那小草，如果你是那片雲，我願是那小雨。終日與你相依，於是我將知道，當我伴著你，守著你時，會是多麼綺麗……

且聽〈守著陽光守著你〉：讓我執起你的手，在等待的歲月中，我已經學會不絕望，守候著你，我便守候住那一身的陽光……

後來我也在洛城結識了唱紅〈外婆的澎湖灣〉的歌手潘安邦，那時他已改行經營皮鞋店，在偶而的交談中，發現他仍念念不忘舞台高歌的歲月。時任作協會長的我，提及以後辦文藝活動，或許可以請他擔任表演嘉賓。沒想到不久後鞋店歇業，他又返台重回演藝事業，發展卻不算順利，更令人唏噓的是英年早逝。

浮沉千水，讀遍滄桑，今夕玉壺光轉，於燈火闌珊處回首激情歲月與校園歌謠，斂眉沉思之際，內心猶自震盪不已！民歌代表的是對生命的厚望與期許，不僅僅是那個年代最動聽的聲音，也是我們自己胸壑深處最純淨的信念，至今回味仍覺餘韻無窮。

無論是在星顆柔亮的春夜，或是細雨敲窗的秋夕，何妨讓校園民歌的弦樂再一次迴盪耳際，綿綿織就一襲如同印第安傳說中的捕夢網，捕捉飄然遠颺的青春夢華，捕捉靈魂深處的山水清音，讓委婉低迴的樂曲如柔軟的明月清風，深情撫慰著我們的身心；讓歷久不衰的民歌，為我們見證一個輕舟已過萬重山、且歌且行終不悔的人生。



蓬丹，本名游蓬丹，祖籍福建寧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畢業，後赴加拿大深造獲商科學位。一九九一年獲選為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創會會長。同年加入海外華文作家協會為永久會員。自二〇一七年起出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主編。著有：散文集《投影，在你的波心》、《虹霓心願》、《流浪城》、《花中歲月》、《沿著愛走一段》、《夢、已經啟航》等，小說集《未加糖的咖啡》、《每次當我想起他》，另有傳記文學、報導文學、詩集等共十三部，曾獲海外華文著述首獎、台灣省優良作品獎、五四文藝獎章、世界海外華文散文獎、辛亥百年文藝創作獎等獎項。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當選為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第五任總會長，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接任。

冬花，青島——天堂與地獄

夏烈一文

「蓬萊此去無多路，青島殷勤為探看。」——〈李商隱·無題〉

李後主的〈虞美人〉首句：「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人們認為春花如能開到暮秋，秋花定然可貴。花在不同季節開出，相關於氣候、陽光吸收及植物中阻遏蛋白功能。但也有十多種花在寒冬開放，此時樹葉脫光，動物冬眠，候鳥南飛，然而如白瓣黃蕊的水仙卻淡然暗香，玉立於寒雪園苑的水湄。冬花帶給人心愉及祈望，春天也不會太遠了。下一句「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卻道盡人生暮色中的不堪回首。

我們常談到的蠟梅、聖誕紅、風信子、花蕙蘭、梅花都是冬花。但是純文學作家在寒冬晚年開花的很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許多在得獎後就不再創出好作品。實際上四種學術類獎項（物理、化學、經濟及生理醫學四項，文學與和平屬非學術獎項）得主亦是如此。可能與獲獎



↑ 梅花開在冬季。

人壽極限一百二十歲

人生不可能無限，金氏紀錄是一百二十年左右，只有一位法國女性小小超過，那可能是某種突變（mutation）。因為有一種科學理論是細胞平均每二·四年分裂一次，分裂到五十次就出現不規則的衰老和死亡，這個計算（ $2.4 \times 50 = 120$ ）與金氏紀錄相合。更應合的是《尚書·洪範》提出「一曰壽，百二十歲也」，《左傳》則有：「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之語。今日醫藥科學發達，由出生簽到開始，到掛點簽出，起碼可達下壽的八十多年。然而，至今活過百歲的卻鳳毛麟角，可見突飛猛進的醫學對老化及死亡還是束手無策。如今因幹細胞的研究，人類壽命有可能超過一百二十歲的上限。至於「複製人」，即使成功，也只是相同的性狀及基因，並不具有本尊的經驗及記憶，分身而已。

余年久失修，曾數度赴中國大陸，深入不毛，遍尋長生不老之仙藥，無功而返。謹希望老天有眼，能等到下一波生物科技的突破。

老年是通往地獄的天堂？還是通往

時年齡已高有關。吉卜林（R. Kipling）四十一歲成爲最年輕的文學獎得主，次年輕的是四十三歲獲獎的卡謬，三年後卻因車禍造成他戲劇性的死亡。卡謬與李政道、楊振寧同在一九五七年獲獎，李政道

獲物理獎時只三十一歲，但後來一直低調。楊振寧則因楊·米爾斯理論，曾有可能再得一次諾貝爾獎。晚年更是出鋒頭，成爲老年男人們的楷模。

天堂的地獄？網路上充滿給老年人的忠告（多配以合成美景及溫柔的小提琴音樂）：如輕鬆淡薄，寬容，花錢旅遊，不嘮叨，不靠子女，認命……。這些老生常談，說了沒說都一樣。其實老年人體衰多病，精神萎靡，幕徐徐落下，所以鬥志大幅減低，已不再那麼怕死。想到一個小故事：一隻灰兔被豹子逼到牆角，張開大嘴等待著。你會好奇灰兔要怎麼做？豹子要怎麼做？忽然，灰兔縱身一跳，入了豹子的大口……。牠決定不必再打這場贏不了的戰爭。

多時不見已榮退的劉教授，大家問他最近在忙什麼？他說：「忙生病啊！」確是合理回答。中學同學的聚會是老年人的一大盛事，寒暄過後，大家輪流報告病情，居然有人七十多了，什麼病都沒有，大家點頭讚許，心裡卻想「此人真是不夠意思，非我族類啊。」老人近況多不佳，所以美國老人之間有句話：「No news is good news. No change is good change.」（沒消息就是好消息，沒改變就是好改變）。

老人五官退化失靈，上洗手間有三分之一在地板上，因爲他瞄不準。有位校友說他每三個月去淡水挖一次耳朵，是一

大享受，挖耳師名叫張愛玲：「和那三個字一模一樣。」大家聽了高興地笑。我告訴他們幾個月前，在舊金山的豪華義大利餐館大宴友人，老闆見我出手大方，上來客套寒暄。我告訴他數十年前剛到美國，就在這家打工一個暑假做收盤碗小工（busboy，只要年輕小伙子），現在退休賦閒，待在家裡。老美聽了，馬上說前兩天有個busboy辭工，現在需要補個有經驗的，明天就可來上工。我聽了回家趕快寫電郵給孩子，告訴他們爸爸今天還有人給了一份工作。這些點滴，在在說明老年有冬天，也有春天。有人問我在大學開文學課程，年輕漂亮女學生多來修課，是否春天氣息飄漾。我回答期末評鑑，有過兩位女同學對我的評語是：「很慈祥」——你說那是春天還是冬天？

有此行業與年齡有關，外科醫生如果雙手不靈，眼睛不好，記性不好就不能再繼續下去。拔錯了一顆牙還可補救，萬一割錯了一個腎，可不是開玩笑的。我親眼看到體檢抽血，老醫生找不到細細的血管，來回扎了好幾次，那不是大事，但也不是小事。

年老食量減少，許多老夫婦只叫一份

套餐兩人分，多要一個空盤子。老闆不高興，但他為什麼沒想到？還是故意刁難？反正下次不來這家了。然而，並不是每個老人都灰心放棄，我就知道有老教授打牌時，在麻將桌底下勾年輕女牌友的腿，弄得臭名遠播。還有一次國際學術年會在比利時召開，約翰遜教授是我們那行業的泰斗，正好那天九十歲。晚宴時主持人問他過九十歲生日最大的願望是什麼？他爽快回答：「My biggest wish is to be shot by a young jealousy husband!（我最大的願望是被一個忌妒我的年輕丈夫，懷疑與他妻子有染，打了一槍）」。劉兄喜說大話，常向我們誇口他的交友黑白兩道，如何如何。邀我們這些老朽去萬華一家兄弟開的餐廳吃飯，還有些道上哥兒們作陪。眾友託辭婉拒，因為吃完了走出館子，萬一一槍打歪了，那可划不來。除非餐桌上每人發一件防彈衣。總之，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老年的春天與冬天

退休的人並不閒散，學各種技或藝，最多是花錢拜師學聲樂及交際舞。甚至參

臨界之牆

明天與死亡，那一個來得更早？死亡是一種臨界狀態，是一道牆，沒有人從牆的那邊過來，所以我們不知道隔牆是何現象，擁抱它是什麼滋味。戰爭中死亡瞬時，那些我所愛的人會在牆的那一邊？然而，那一天會到來嗎？會來我們這個平靜的島嗎？似是不能去想像。

基督教的新約表明上帝憎恨死亡，視之為仇敵。〈哥林多前書〉有云：上帝最後要毀滅的敵人就是死亡。而且〈使徒行傳〉還談到死者復活。所以不論基督新教的復活，佛教的來世，伊斯蘭教及道教的靈肉二元論，都表達了死亡只是肉體，並非靈魂。科學上近年也有從量子力學角度出發，說明死亡後人的意識可以在對等的多重宇宙（Multiple Universe）中同時進行。然而我們無法跨越到另一個時空，如何「看到」多重宇宙？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有云：「人是奔向死亡的存在」。那是什麼意思？死亡在文學、哲學及科學上的糾結究竟是幻象還是實境？我們能分辨它具體的意義是什麼嗎？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

加國標舞比賽，你會見到近鏡頭下，一臉風乾福橘皮的歐巴桑都跳得很歡。有位老學長喜歡卡拉OK，唱的每條歌都是失戀的悲情，閉眼、皺眉、低頭，表情相當痛苦。我聽了、看了、也不覺淒淒起來。他鄭重地問我聽後感想如何？我嚴肅的回答：聽了真是「斷腸」——也就是我因傷感悲哀，腸子斷裂成一寸一寸的。然而，列位看官，市面上狐狸精雖多，我卻知道他並沒有什麼成就，如非臨老人花叢，為何又會唱出這些令人斷腸的歌呢？

但是，祝學長告訴我他曾去聽一場老歌的回憶會，全是當年有名的歌星。一位男唱者當年名氣並不大，卻是曾參入國共內戰的少年兵，還負過傷。如今，聲音已有些混濁，表情稍怠倦，歲月在他臉上刻畫出深刻條紋。但祝學長說竟聽得熱淚盈眶。因那是老歌，那是老歌星。學長今年超過八十五，想起許多輝煌往事。如今朱顏已改，年華不再，不由得百感交集，不能自己。

由此，我又想到文星的老闆蕭孟能先生。那年他搬到我們在柏克萊附近住宅隔壁的那棟，為的是我們對美國社會熟悉，可就近照應。蕭先生喜愛義大利歌

其奈公何！」。渡河對公為何如此重要？平謐的中國文學中少見以死亡及無奈為美學準據。公竟渡河，因為河在那裡，激起



↑淡水夕照（夏烈／攝影）

劇，有貴重的音響，每天聽多少，我不知道。但我們從未談過威爾第、普契尼，或者我重視的德國華格納。說這些，惟是懷念故人，想到一些恩怨往事，曾是風風雨雨，飄盪不已。有些人問我，蕭先生與李敖先生死後，為什麼至今你不寫一些內情，你們是那麼接近？我無言以對。有時，也想到那一年李敖到我重慶南路三段巷子中租屋住所，與數位年輕人相約那一幕的波譎瀾變……。

先嚴是文星雜誌最早的兼職主編，以「文學的，藝術的，思想的」創立文星最早期風格。他沿用何凡筆名在聯合副刊寫了三十一年的「玻璃墊上」，是我國歷史上最長久的一個專欄。到九十三歲竟然還出了一本散文集《何其平凡》。那年年底某晚，伊陪公公同看電視轉播美國NBA職籃大賽，第二天一早他沒起床，在台北中心診所離世。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戲劇裡，丹麥王子與他去世的父王深夜在城牆牆頭見面交會。先嚴走後，我開始睡他那張床，以為那天他會帶給我夢境、感悟、或啓示。但是沒有，大概我不是感性的人。伊說：那你怎麼還能做個作家？我該怎麼回答？

最後玉碎一搏。我常對學生說：「人最大的危險，就是不冒險。」誠然？

淡水夕照

獨行在陌生的淡水紅樹林河邊，忽然停下，不是為了愛情，因為愛情已然遙遠；不是為了恐懼死亡，因為死亡終將到臨。停在那裡，因為茫然，因為幼時在河上游的台北市渡過。秋天已老去，青鳥即將飛離，我心中忖度的，卻和生命相關。祈望眼前河水，似夢中一樣澄藍，對面山坡上樹林蒼鬱，恆久靜謐。台北是一條溫柔的小溪，載浮載沉著兒時巷堂裡的玩伴們，恬靜的向已然雙鬢銀白的我盈笑——歲月跨越了髮齡與暮秋。

細雨還在下著。

【本文原刊於二〇一三年二月三日聯合副刊】



夏烈，本名：夏祖焯，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工程博士。一九九九返國任教於新竹清華大學及台南成功大學，教授近代歐美文學、近代日本文學、文學與電影等課程，為我國唯一工程博士出任文學教授之職。並任台北建中教基會董事、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美國中華聯誼會監事等職。長篇小說「夏獵」一九九四年獲台灣最高之「國家文藝獎」。二〇〇六年獲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之「科技與人文獎」。二〇一五年獲成大「優良教授獎」。除工程論文外，文學著作有：中短篇小說《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散文集《流光逝川》、中短篇小說及散文合集《城南少年遊》及其他論述文集。

媽媽模特

宋久瑩一文



周 五的早晨正在家中上班，桌上的手機叮咚不停地響，我將目光從電腦螢幕上移開，望向手機，先生

傳來好幾張婆婆的獨照，正面、側面、近照，及遠照。

第一張照片，婆婆身穿桃紅的羊絨毛衣，圓領、胸前一排

銀白色的大圓鈕扣，頸上一條玫瑰紅的粗毛線圍巾，圍巾繞頸兩

圈，形成一個飽滿甜甜圈將婆婆的下巴托住，她頭戴一頂紫紅色的細絨小帽，身後是模糊的街景。

先生愛攝影，對他的傑作我捧場回應：「哇，照得真好，媽媽像一個專業模特兒。」「媽媽問哪一張照片最好看？每個人只能選一張。」先生興致勃勃地在家族聊天群組中間。

去年先生提早退休，每周數天去照顧婆婆。婆婆與二姑住在T城，距我們家車程來回要三小時，先生清晨天不亮便起床，晚上八點才能返家。我擔心他太累，但他總是笑嘻嘻地說：「不累不累，我喜歡開車，而且我去年決定退休也是爲了照顧媽，我姊姊們太辛苦了，該分擔一下，就當作是上班吧。」去年新買了一部電動車，他說開車是享受。出門前他來床邊和還在酣眠的我親吻說再見，上演每日相同的對話，「小心開車，記得要睡久一點哦。」怕他早起睡眠不足，每次出門前我都不忘叮嚀他在婆婆家午睡，「放心，我和媽在她臥房吃便當，每次一吃完就坐在椅子上睡著了。」「睡醒看到媽也睡著了，手上還拿著空便當，哈哈。」他笑道。

母子二人在房中飽餐後酣眠，午後陽光溫暖，我腦中浮現一幕靜謐的母與子的畫面。

先生和姊姊們退休後輪流照顧母親，每天早上的例行活動是帶她在社區走路。婆婆好動，很期待兒女陪同出門運動。先生輪班日會多帶一些早餐，母子吃完早餐後便推著手扶式輪椅出門走路，先生錄下一段母親走路視頻，走畢拍幾張照片與家人分享。

回到選美活動。「我選第一張，最開心的表情。」我在群組中回應，照片中婆婆歪著頭，抿嘴笑著，薄而寬的嘴形成一個寬寬的圓弧，上揚的嘴角將兩頰的肉上推，雙頰圓滾滾的，眼中滿滿的笑意，微歪著頭顯得幾分頑皮，圓圓的臉像個小女孩。「我選第四張，媽眺望遠方好像在想：中午吃什麼好吃的？」先生幽默地說。接著大姑回應：「出難題呀，媽媽每張照片都漂亮。」孫女們也一一分享她們的首選。小孫女選第二張：「這張照片讓我想起小時候奶奶對我講一些趣事時的表情。」

婆婆剛過九十五歲生日，公公已去世二十餘年。她十八歲之前受日本教育，日語比台語還好，公婆的婚姻自然也受當年日本文化影響，男尊女卑，婚後她辭去小學教師的工作，在家中相夫教子，一切以先生和家庭爲重。我和先生結婚時公公已去世，婆婆成爲家中唯一兒孫可以付出孝心的長輩，也是家族的中心，受到兒孫們百般重視和照顧，在我眼中，她的老年人生是幸運又幸福的。

人生的幸福如何定義呢？我常會想。成就、財富，婆婆沒有。她生長於台南一個大家族，有眾多兄弟姊妹，一生可說是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家人就是她的全部。多年來婆婆的生活起居完全依靠子女，心中所念所想的也都是兒孫，幸運的是身體健康、兒女孝順，在親情環繞下，婆婆的老年人生很幸福。

看到先生和姊姊們退休後每天辛苦照顧老母親，不只一次我對先生提出：「爲什麼不給媽媽找一個看護？至少可以分擔一些你們的工作，否則退休後大家都被綁住不能出門，想做的事也受影響，這段時間也是你們的黃金歲月呀。」每次三姊弟有旅遊計畫或出遠門，都需要相互擔負對方的工作，本以爲退休後可以隨心自由旅遊，卻因照顧母親的責任而受到限制。對這個提議先生總是一再推託：「時候未到，我媽不能接受陌生人，任何改變只會造成更多麻煩，等以後再說吧。她現在健康狀況不錯，還不需要特別的照顧，只是需要有人陪在她身邊。」知母莫若子，以前確實發生過因生活上的改變讓婆婆難以接受而生氣、鬧情緒、讓子女難以招架的狀況。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每天早晨家族聊天群組都會收到婆婆推著輪椅走路的視頻、她的獨照和與兒女的自拍合影。先生以攝影師的審美觀點覺得婆婆衣著搭配不夠好，他催著我給婆婆買一些好看的衣服和帽子：「要小帽沿的，照相比較好看。」夏天太陽大：「媽說要寬一點的帽沿，才能防曬。」四季衣帽搭配，春夏的淡粉淺紫、嫩綠鵝黃，到秋冬季的棗紅寶藍；爲了遮掩老母親稀疏的白髮，戴帽子是必要；繫上絲巾，爲了蓋住頸上的皺紋；爲了不顯出婆婆佝僂的背，攝影的角度自然重要。在先生的精心安排下，一張張美麗的



傑作點亮了婆婆的老年生活。先生是么兒很會逗笑，老母親也非常合作，鏡頭前她笑容可掬、雙手捧頰、拍手、歪歪頭，甚至歌唱、跳舞、做健身操，一一都捕捉在先生的鏡頭中。

我們心中明白，這樣孝順父母的方式，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之了。先生常說：「我們一定要自己存足夠的錢，等以後老了可以請看護、住進高級養老院，一切都安排好，不要麻煩我們的子女們。」

嬰兒潮世代的我們，在美國工作、生活超過了半甲子，早已適應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我們有經濟能力、沒有語言障礙，自然有能力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而父母和公婆爲了子女從台灣遷居美國，離開家鄉、親人和朋友，爲我們照顧家庭和子女，他們在異地語言不通、不能開車，生活無法自主，到了耄耋之年也只能依靠子女了。婆婆有孝順的子女悉心照顧陪伴，還有一個么兒如老萊子一般會哄母親開心、討喜娛親，生活更是增添不少樂趣。

因爲車程遠，路途中難免會碰到車禍、修路，或交通繁忙阻塞，這個堅持表示喜歡開車、照顧母親從不喊累的男人，返家時也難掩路途奔波的疲憊：「我們將來絕對不要讓我們的兒女這麼辛苦，他們有自己的生活。」他不只一次這麼對我說。縱使照顧父母的工作辛勞費時，對我們一代人而言，是爲人子女的責任和義務，而不是選擇，送父母去養老院絕不考慮，請看護也擔心父母無法適應，一切只能子女事必躬親。朋友的母親摔倒，她日夜照顧，自己也腰痠背疼成了病號，社會老齡化，六、七十歲的兒女照顧八、九十歲的父母已成爲常態。

這樣的孝親行爲感人，或者也是我們父母一輩最佳的養老方式，但是如果兒女可以選擇，有誰不喜歡自由自在享受退休後的黃金歲月？這種選擇只有當父母和子女雙方有共識、提前準備，並具備財力和能力的前提下，才能夠心平氣和安排老年的安養生活，達到兩代人相處模式的雙贏。

時代變遷，對於在美國出生成長的兒女，這樣的孝道已不可能再有，我們的老年風景將與父母輩大爲不同，沒有子女隨侍在身邊陪伴照顧，耄耋之年的生活要如何過得幸福？與其未雨綢繆未知的人生，不如好好享受現在的生活。朋友們許多都退休了，孫兒孫女也誕生了，問朋友：「退休了會幫兒女帶小孩嗎？」「當然不會，和孫子玩玩很開心，常去看他們，偶爾幫幫忙可以，天天帶孫子可不行。」回答大多數是否定的，數十年忙於工作，好容易獲得自由，想做的事太多了，不想再被綁住。好在千禧代的兒女們婚後育兒準備充分，是稱職的年輕父母，無須我們操心，抓緊時間過好黃金歲月是第一優先。嬰兒潮一代不像父母一代將黃金歲月獻給兒孫，有人忙著旅遊、登山、運動、園藝，有人畫畫、寫作、彈琴，過著「無齡族」的人生，退休生活各個過得充實多采，不知老之將至也。

「你覺得這樣的生活可以到幾歲呢？」我問先生。「至少八十五歲，也許九十歲？到那時候我們就搬去退休園區，像L太太一樣，也很好啊。」先生答。

L太太是一位忘年之交的舊鄰居，與我們背景相近，幾年前她先生去世後她搬去一個高檔的退休園區，設備環境完好，美麗的庭園，附餐廳、健身房，有各種娛樂活動和課程，還有專車接送，帶老人們去附近遊覽，她參加瑜伽課健身。她的女兒住附近，每周接她去家中吃飯，生活過得愜意。先生說：「她的生活就是我們未來老年生活的寫照。」「但是更老不能自理的時候呢？或者我們只剩下一個人的時候呢？」我憂心地說。「退休園區旁邊不是有一片特別看護的社區（Skill Nursing Home）嗎？更老或不能自理時就搬過去啊。」他回答得挺輕鬆。

半甲子之後的人生無法預測，無人能預期未來的自己的想法是否會改變。現在的我們以爲老年生活的安排和幸福靠自己，而三十年後呢？

也許我也會像婆婆一般，殷殷期盼子女的照顧與陪伴，等他們共進早餐、推輪椅帶我出門散步，在屋中陪伴我安睡；兒女是否明白媽媽雖然老了還是愛漂亮，爲我添置新衣新帽、配色擺姿拍照？

兒女們會不會疼惜那佝僂著背、衰弱瘦小的老母親？讚美那滿臉皺紋、滿頭白髮的媽媽像模特兒一樣漂亮、笑得可愛？

【本文原刊於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三）世界日報副刊版】



宋久瑩女士，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後出國赴美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取得電腦碩士，從事電腦軟體項目管理，現居美國南加州。愛好文學、藝術、音樂，畫油畫多年，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近年寫散文及短詩，作品多見於美國世界日報。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秘書長，也是永久會員。

紐約地鐵票

北美洲·文苑 90

汪曉凌一文

不知是因距離遙遠，還是年輕時的快樂來得容易，過去的日子總散著幽香，引誘你一遍遍去回味。

那時候中國大多數人還沒有email帳號，人均年收入低於一千美元，美元與人民幣匯率高居一比八，中美長途電話費每分鐘要兩三美金，那時候電視裡正熱播「將愛情進行到底」……我和男友揣著稍一放縱就花光的盤纏，萬里迢迢來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異國他鄉，舉目無親，加之父母都遠在地球另一端，我們便明目張膽地開始了同居生活。

儘管哥大提供了豐厚的獎學金，但前途未卜的不安讓我們殘留著能省則省，勤儉節約的精神。一為省錢，二因親密，我們分享一切可分享之物。合租一間宿舍，合用一張寫字臺，一冊課本，一台電腦。甚至合用過一部手機，一張地鐵票。

紐約的地鐵雖老舊，卻是紐約客出行的不二選擇。地鐵票林林總總，單程票，多程票，無限時票，有限時票，一日票，月票……年輕的女孩對小物件的價格瞭如指掌，也精打細算。哥倫比亞大學座落在曼哈頓上西城，留學生的活動範圍一般是校園宿舍兩點一線。有時也會向南去感受紐約中城的繁華熱鬧，去下城的唐人街吃中餐買雜貨。一張地鐵月票，三十天內無限使用。只是兩次使用之間需間隔十五分鐘。

「買一張這個月票最合算。兩人出行如果不趕時間，一人先進月臺，等十五分鐘後另一人再進去唄。這期間我們還可以在入口聊天。」我像破譯了密碼似的，有點得意地對男友說。戀愛中的兩人即便瞎扯閒談也能與時間抗衡。如果只需和他多說會兒話，就能省下一張地鐵票，古今中外，左看右看，都絕對划算。

每每出門，到了地鐵站口，男友便摸出那張橙黃色的卡輕輕一刷，然後很紳士地將我往前一推，「你先進去，我在外面。」於是我們隔著地鐵站口的鐵柵欄，手拉手，有一句沒一句地聊。他在站外面朝地鐵，我在站內背對地鐵。身後一班一



班的地鐵呼嘯著進站，轟隆隆轟隆隆，由遠及近，蓋住了說話的聲音。車門滴一聲開了，沒半響又合上。地鐵進出站時卷起的風搖搖晃晃，拂過我的背和頭髮，我知道又錯過了一班車。全然不在乎的我們，反正有的是時間，有的是話題，有的是青春。你若問我，十五分鐘是不是太難熬？一點兒也不。綿綿情話才說到一半，八卦新聞才剛開個頭，神奇的地鐵月票便復活了。如果此時一班地鐵恰好進站，這倆摳門兒的傢伙便狂奔著縱身一躍，跳進旋即關閉的車廂，如離弦之箭般興奮。車門在身後砰地一聲重重合上。哈哈，那一刻我們成功了！稍縱即逝的十五分鐘有著驚人的美，就像飛馳的地鐵。

無論境遇是否順遂，沐浴在愛中的人是超然逍遙的，就連至高無上的時間也暫時被忽略了。那時候，我們是真的快樂。

自由

汪曉凌一文

既然苗條已棄我而去
決不能再辜負食慾
既然思緒被記憶佔據
何不放空發呆一會兒
既然時間被習慣入住
決不能再讓空間重複
既然自由把夢鎮定
何不隨心而動，隨性而行
畢竟
人人都是困於宇宙的囚徒



汪曉凌女士，華爾街資深投資基金經理，特許金融分析師。獲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工程碩士學位。現居美國加州。自幼酷愛文學與舞蹈，曾任四川青少年作家協會會員及四川省電視台舞蹈演員。在海內外報刊雜誌發表過多篇文學作品。

畢業典禮

程寶珠一文



女兒、兒子高中、大學、哈佛法學院的畢業典禮場景仍歷歷在目，他們都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人生的幾個重要階段，時光飛逝，今年外孫也高中畢業了。

彷彿覺得他還是個頑皮、外向、熱情、勇敢的小男孩。他幼年時晚上常要我陪著睡，我們倆擠在單人床上，我給他說故事，他把枕頭和被子都挪給我用，就是不要我走，我只有等他熟睡了，悄悄地關上門，輕輕地離開他的房間。

一瞬間，他長大了，他不再依戀著外婆，有了自己的朋友，也開始改變了髮型，才發現他遺傳了外公的一頭自然捲髮，加上拔高的個子，增添了幾分帥氣。有一年他隨著虔誠的基督徒父親到落後的海地短宣，幫助他們蓋房子、種樹等，從此他了解了人間疾苦，回來後，他捐出所有的存款去救助貧困飢餓中的孩子，此後捐助年年不斷。

他在校成績優秀，也拿到了大學獎學金，將開啓他人生新的里程碑。典禮前幾天我們和親家都飛往芝加哥參加他的高中畢業典禮。當天許多父母帶著祖父母，弟妹們盛裝出席，來此共襄盛舉。典禮正式開始前，學校交響樂團演奏了「phantom of the opera」以享等待中的家長們，不久後，一千多名畢業生身穿著綠色的



↑兒子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時合影。



↑我小學畢業典禮後與祖父、祖母在書房合影。

畢業袍，在音樂聲中緩緩步入，從校長手中接下了畢業證書，他們終於走完了這一程，以後將離開家，獨立生活。不禁想起了我們小學畢業的驪歌「離別今朝，世路多歧，人海遼闊，揚帆待發清曉……」，我祝福外孫在未來遼闊的人海中，不要迷失了方向，在多崎的人生道路上，有披荊斬棘的毅力和勇氣，但求快樂與幸福與他永遠相伴。

在與外孫拍下畢業照後，我穿越了時光的隧道，似乎看到十二歲的我，再興小學畢業了，學校發了畢業袍帶回家中，祖父母特別在這天請人來家裡幫我們拍照，祖母又帶我去照相攝影，他們似乎等不及看我穿上學士服的那一天。

幸福的日子眨眼即逝，天總有不測風雲，祖母六十三歲那年我十八歲，她癌症復發，不得不拋下了祖父和我，踏上黃泉之路，兩年半後與我相依為命的祖父六十八歲，得了不治之症，即便得到最好的醫療，病魔最終還是奪去了他的生命，那年我正上大二，在悲傷、抑鬱中完成了大學學業，畢業典禮那天，我沒有家長親人參加，恍惚在夢中我再度依偎在祖父母身旁拍畢業照。難道是冥冥中的安排，因此小學畢業時，祖父母就與我合影了許多張我穿著畢業袍的珍貴相片。

後來與夫婿負笈美國，參加了他博士班的畢業典禮，我也再度入學獲得第二個學士學位，這次我的畢業典禮上，在外子和兩個孩子的陪伴下，不再孤單。年復一年，孩子們成家立業，孫輩也長大了，現在就等著參加孫子女們的畢業典禮。

【本文原刊於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世界日報家園版】



文學和寫作。

程寶珠女士，字友君。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來美後獲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校區學士學位，主修會計。曾就職於華盛頓大學，做會計工作二十年後退休。週日服務於「聖路易中文學校」三十多，將近四十年；擔任教師、董事、教務主任、副校長和校長。曾任北美作協聖路易分會會長，現任秘書長。喜好繪畫、古典音樂、歌舞劇、攝影，

桃花源中避疫人

陳漢平一文



居 家非但能「避疫」，也能「避世」，而且還能「避秦」。

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武陵人偶然發現一處世外桃源，居民說：「先世避秦時亂」，才躲進這裡「居家避秦」。

閱讀經典之作，要能領悟它的精華。《桃花源記》裡學到的教訓，是無論避秦還是避疫，重點在於如何打造一個自給自足、自得其樂的桃花源。其中奧妙，「不足為外人道也」。

一個「小確幸」，有時包涵著大道理，能帶來心中很大的安慰。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詩中說：「一砂一世界，一花一天國，掌中握無限，剎那成永恆。」

快樂重質而不重量。西方人說：「物美體積小。」(Good things come in small packages.) 例如鑽石、香水等。幸福有時以袖珍濃縮姿態出現，要懂得珍惜把握住，如果一不留神，它就會悄悄溜走，消失得無影無蹤。

幸福在哪裡？如果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在日常生活中，幸福隨處可見。

許多人喜歡從抽象意念中尋找幸福，如愛情、理想、品德、智慧等。那樣固然很好，但是最有效方法，是從很具體的小物件中去尋找，例如一朵花、一片藍天、一道溪流等。



欣賞「小確幸」有個竅門，就是更進一步將它具體化，例如看它的顏色、聽它的聲音、聞它的味道。總之，「小確幸」雖小，但只要很明確、很確實，就會給人帶來很大的「幸福感」。

鑑賞美酒時，首先要看它的色澤和體態(Body)，其次再看它的氣質和靈魂(Soul)。同一方法，也可以用來鑑賞咖啡和茶。此外，當然也可以用來鑑賞美女。

社交媒體上最常分享的小確幸，就是美食。包括豪華的米其林佳餚、獨門密傳的拿手絕活、隱藏在夜市小巷裡的特色小吃等。

美食給人的印象，非常明確實在，幸福感油然而生。它可色色、香、味俱全，有時還有聲音。這種小確幸是一種「小享受、小驚喜、小甜蜜」。

在桃花源中，居民見到武陵漁人，「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可見在當時，美食也是一種小確幸。

鑑賞美食也要看它的體態和靈魂。美食的體態造型，能千嬌百媚、外酥內潤。它的色澤口感，能溫柔婉約、入口即化。每種繽紛艷麗的顏色，還代表著一種有益身心的養分。

其氣質滋味更能香氣分馥、出類拔萃。老子曰：「五味令人

口爽。」鹹甜酸辣苦，增一分則太濃，減一分則太淡。它刺激著舌尖上的味蕾，感動到內心裡的深處，令人情不自禁，露出陶醉的表情，發出讚嘆的聲音，甚至牽引出眼眶中的熱淚。

此外，美食還講究「呈現技巧」(Presentation)，搭配具有藝術風格的器皿，如同美女穿戴精品服飾，走上伸展台。

最後是「傳遞方式」(Delivery)，如果在餐廳，面帶笑容的人員翩然而至，美食飄然落桌，令人有驚豔之感。在疫情期間，則經由宅配傳遞，少了幾分戲劇效果。

美食被視為小確幸，其實非常合理。人生有兩大目標：求生存、謀發展。告子曰：「食色性也。」食是爲了求生存，色是爲了謀關係的發展。

美食除了有「品嚐之樂」外，還有「烹調之樂」，尤其當無法出門用餐時，在廚房中小試廚藝，或在後園裡升火烤肉，也是一種其樂無窮的小確幸。這種小確幸是一種「小手藝」。

居家期間，在後院時花種菜，心中則興起一種「播種者」的喜悅和成就感，領略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心境，乃至有一種「田園將蕪胡不歸」的感嘆。

藉此並可回歸大自然，感受到草的香、花的美、萬物生生不息的脈搏。這種小確幸是一種「小收穫」。

除了生活中食衣住行的小確幸，在精神上也有文化藝術的小確幸。

一個人心中「思念懷舊」的情緒，也常演發成一種感恩的小確幸。例如在整理舊物時，見到多年前收集的郵票、車票，電影院、演奏會入場券，還有信件、照片等。





喜見自己一路走來多姿多采、成果斐然。它常勾起一些珍貴的回憶、一些令人難忘的人與事，教人瞻前顧後、感慨萬千。這種小確幸是一種「小慶幸」。

閱讀一本書、觀看一部電影、聽到一則新聞，腦海裡突然亮光一閃、靈機一動，在一念之間，頓時想通了一件困惑許久、一直百思不解的「小真理」，感到豁然開朗、十分開心。這種小確幸是一種「小領悟」。

偶而心血來潮，製作出一張小卡片、畫一幅圖畫、譜一首歌曲、寫一篇文章，即使在未完成之前，僅在構思過程中，就能享受到「創造者」的樂趣。這種小確幸是一種「小創意」。

自然界裡的美景、日月星辰、山川河岳、動植物、人群，是。」同理，追求快樂的人也片刻都離不開快樂，即使在顛沛流離的艱辛情況下，也能找到快樂的理由。

這次新冠疫情，世界各國無一倖免，紛紛祭出旅遊禁令、設施關閉、文化藝術活動延期，使人感受到「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樂哉？」快樂變成了奢侈品。

非但「疫情」，如今「戰情」也很緊繃，不容小覷，在西方黑海戰雲密布，在東方台海危機四伏，人類「本是同根生」，如今「相煎何太急」，真令人感到「情何以堪」？

此外，經濟上「商情」也不妙，看似「山雨欲來風滿樓」。物價高漲、市場過熱、通貨膨脹失控。但是卻又有人預測即將進入衰退蕭條，教人進退維谷、啼笑皆非。

世界各國的政情、選情、民情，也很不樂觀，每人心情都很沉重。如此看來，若想重現往日一片歌舞昇平的繁華景象，恐非朝夕可見之事。在此情況下，如何才能達到快樂門檻，維持最起碼的快樂水平，就考驗著各人的智慧和修養。

我曾經試著分析快樂的原理，得到一項研究結論：「人生的總快樂量，等於各種大大小小的快樂相加的總和。」如果無法在一件事情上贏取全部快樂，那麼就要懂得如何在許多小事上累積許多小快樂，以提高快樂的總值。

在疫情期間，只要不「確診」，並且檢測結果很「準確」，就是最大的「小確幸」。

有人認為：今日世界上所面臨的危機，主要原因出於人類文明發展過度，偏離了

都是小確幸的來源。

對於愛好風雅的人，大自然的點點滴滴，都是小確幸。例如在路上散步時所接觸到的鳥語、花香、微風、落葉，或水塘裡的漣漪，隨時隨地勾起傷春、悲秋的情緒，和悲天憫人的情懷。這些心靈上的悸動，令人觸景生情，轉化為一種優雅的小確幸。這種小確幸是一種「小感動」。

在樹林中，突然瞥見一隻松鼠、兔子、知更鳥，彷彿置身於狄斯尼的卡通世界裡，感受到許多可愛的生命力。

貓狗魚鳥等寵物，是人類最好的朋友，也是居家的良伴、溫柔快樂的泉源。這種小確幸是一種「小愛心」。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一種神奇魔力。無論是多年老友，或偶然邂逅的陌生人，不經意的一聲招呼、一個微笑，或小小的殷勤舉動，如開個門、遞上一杯咖啡、一道甜點、一份禮品，都可能被解讀為一種突如其來的小確幸。這種小確幸是一種「小感激」。

追求幸福快樂，就像追求「真善美」優良品德一樣，首先要有堅定決心和意願。其次才看個人條件和客觀環境。

追求快樂的訣竅是：「快樂操之在我，不假外求。」西方人說：「快樂是一種決定。」(Happiness is a choice.) 佛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儒家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換言之：「放下憂愁，立時快樂。」

人生要立志做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追求幸福快樂時，要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不折不撓，絕不屈服於環境的困難和壓力。

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此。」

大自然運作的基本法則。就像嬰兒離開了母親的懷抱，或亞當夏娃被逐出了伊甸樂園，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

人類最好痛改前非，向大自然道歉，返璞歸真，徹底改變「現代人」紙醉金迷、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

為了「居家避疫」，許多人韜光養晦、閉關自守，以待「時清」。這種情況，好比「避秦時亂」而躲進「桃花源」裡。幸好桃花源裡，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可以自得其樂，享受到許多小驚喜、小慶幸、小感動、小快樂。

外界雖然「風雨如晦」，內心依然能感受到一種「風雨中」的寧靜，一種溫馨甜蜜的小確幸。

此時倒不需要「與世隔絕」，過著「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遺世獨立的生活，只要堅守自己待人處事的原則、尊重他人自由平等的權利，仍然可以關懷外面的世界，達到「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在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一種公正超然的境界。

如今世界上雖有險峻的疫情、戰情、商情、政情，人類文明卻展現出無比強韌的生命力，克服了一波又一波的危機。

縱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在桃花源裡，依然有避疫人、避世人、避秦人，保持樂觀的態度、歡樂的心情，過著恬靜平安、充滿著小確幸的生活。



《電腦》等書。

陳漢平先生，電腦博士及作家，新竹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腦博士，曾經主持美國星戰計劃第五代電腦設計工程，創立「公司Active Design」為上市公司高價併購，現經營「公司阿波羅科技公司總經理。著有《在矽谷喝Java咖啡》、《超越達文西密碼》、《生活方程式》、《愛與幽默》、《誰怕

新冠病毒找上門

吳宗錦一文



↑六名救護人員把妻送上救護車。

在居家避疫將近三年，出門必戴口罩，與人保持社交距離，回家必噴酒精並勤於洗手，不敢去餐廳吃飯，更不敢出門旅行，也不敢搭飛機返回台灣，本以為自己可以逃過這一次的世紀大瘟疫，卻沒想到有這麼一天居然檢驗出新冠病毒陽性反應，所有的努力全功盡棄。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天晚上的夜班看護打電話來說，她感冒頭痛當晚不能來照顧妻，要請假幾天，等好了再來上班。夜班看護是晚上九點至早上七點，要找臨時的夜班看護，又是短期的，不容易找到，我只好晚上自己照顧妻。

夜班看護除了要固定二、三個小時換一次尿布，還要每六個小時通過胃食管給妻餵食營養奶和藥品。最重要的是，因妻已經失智十四年，吞嚥困難經常會發生無法呼吸的情況，要及時起床幫她清除口腔裡的痰和唾液，因此在晚上要隨時警惕，

無法好好睡覺休息，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夜班看護來電話請假時，我還問她是不是得了新冠肺炎，她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只是普通感冒，休息幾天就好了，還說下星期一就可以來上班。因此我也很放心地照顧妻，第一個晚上一切都很正常，我只是醒來給妻換兩次尿布，清三次口腔而已。第二個晚上就有變化了，妻整晚都發出痛苦的呻吟聲，我一整晚抱著妻給她拍背，給她全身按摩，幫她清口腔二十幾次，給她翻身，看她會不會舒服一點，還由胃食管G-tube餵妻喝水，換了三次尿布，整個晚上都沒有辦法休息。到了早上妻開始發燒、心跳每分鐘一百多下，我趕緊和家庭醫生與腸胃科醫生聯絡，並和住在外的第二個兒子電話商量後，於上午十時多Call 911叫救護車緊急把妻送去南加大醫院急診，我因為下午有重要的會議要

開，無法陪著妻去醫院，只有請白天班看護陪著一起去！

中午我人在主持會議，心卻懸在Arcadia的南加大醫院，擔心著妻的情



↑到南加大醫院探望住院的妻。

況，卻發現我忘了帶手機，白天班看護即使打手機通知我情況，我也收不到。雖然心急如焚，卻也只能強作鎮定，把二個半小時的會議主持完畢後，才借了友人的手機打給白天班看護，問清楚妻在醫院的情況。

看護說，妻被確診有新冠肺炎的陽性反應，已經移轉至新冠肺炎專區隔離治療，看護也不能陪同，家人也不准前往探視。奇怪，救護車來接妻的時候，有給妻作新冠肺炎的鼻腔檢測，明明說是陰性啊，為何醫院的核酸檢測卻變成陽性？

我本來計畫開完會之後，就趕往醫院看妻，現在卻不能前往探視了。回到家看到妻的房間空盪盪的，妻不在房間床上，內心深處立刻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感覺，一下子就眼睛泛紅

起來，那種擔心掛念卻愛莫能助，也不知道結果會變成怎麼樣的懸念，頓時濃罩了孤獨一個人的我！打電話到醫院詢問，醫院的護士說正在打點滴，要等第二天醫生來診斷才能知道要如何治療。

而且我也很擔心會被感染，因為家裡還有九十八歲老母親，如果感染新冠我就不能照顧母親了。第二天情況還好，我打電話給夜班看護，問她情況如何，夜班看護說：我中鏢了。她已經打過四針新冠肺炎預防針，沒想到還是被傳染了新冠病毒。因為新冠肺炎的症狀和感冒很像，沒有經歷過是不會知道的。

但到了第三天早上，我也開始出現一些症狀，喉嚨痛、腰酸背痛、流鼻涕，全身不舒服，打電話給家庭醫生，醫生說趕快用測試劑驗一下，如果陽性確診，馬上可以開新冠專用藥服用，大約五天就可以痊癒。正好家裡有政府免費給的測試劑，我自己照說明書驗了一下，十五分鐘測試呈現陽性，立即拍照傳給醫生，醫生說二個小時之後可以到藥房取新冠特效藥，這特效藥是美國聯邦政府出錢的。

第四天早上我開始服用新冠肺炎藥，希望很快能好起來，也希望妻能盡快痊癒

出院。兩年半來都非常小心地避疫，不敢旅行，也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出外全程戴口罩，沒事就洗手，沒想到還是逃不過新冠病毒的魔爪，這個可惡的病毒居然找上門來，讓我也親身經歷了這次的世紀性大瘟疫。

又過了兩天，住在我家的大妹、從北加州下來看我老媽的二妹，也陸續出現新冠的症狀。因為前幾天，妻入院之前，她們也幫我照顧過嫂子，因此也都被感染了病毒，這病毒真的很厲害。

因兩個妹妹都在照顧我九十八歲的老母親飲食起居，後來連我老媽媽也出現新冠肺炎症狀，經過檢測果然都是陽性反應，全家人無一倖免。趕緊找家庭醫生開新冠治療藥 Paxlovid，大家都自我居家隔離治療，並通知我兒子、我小弟和小妹，在這段居家隔離期間都不要來我家，以免被傳染。

幸好大家的症狀都是輕症，在吃了五天新冠治療藥後，前後十天左右，我和我妹都檢測呈現陰性，都痊癒了，只有我老媽因為年紀太大，復原比較慢，大約二個星期左右才測出為陰性，算是有驚無險。但是妻進醫院治療，大約也是十天左右痊癒了，卻因護士靜脈注射的疏忽，而在醫院住院治療了二十二天才出院回家。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將近三年有超過六億五千萬人確診，更有超過六百五十萬人因染疫死亡，可以算是世紀性大瘟疫了，但是這個病毒仍然沒有消失的跡象，反而有流感化的現象，因此更容易被傳染，大家除了小心防範被感染外，

每天只能打電話到醫院，找負責她病房的護士詢問她治療的情況。這樣一天一天地煎熬，好不容易十二天過去了，醫院通知說，妻的新冠肺炎檢測已經連著兩天為陰性，應該第二天可以出院回家了。就在很高興地準備迎接妻出院回家的當天早上，又接到醫院的電話，說因為妻突然又發高燒，還需要多住院幾天繼續打抗生素治療。怎麼會這樣？我心中充滿疑惑。

為了找出真相，我自己卻因間接感染新冠肺炎還沒好，所以不能自己去醫院，只能要求派妻自己的日班看護到醫院幫忙照顧妻，因妻的新冠肺炎已經轉陰，所以醫院同意了。等妻的看護到醫院後，找機會詢問醫院的護士之後，才知道原來是妻在住院第七天晚上，因打抗生素的靜脈注射時跑了針，護士卻沒有注意到，抗生素都被打入皮下的肌肉組織裡，等護士發現時整個左手和左手手臂都腫脹起來，雖然醫院有緊急處理，但還是整個左手臂都起水泡，後來水泡破了，身體又被病毒感染。這種表皮和肌肉的傷痛是非常痛苦的，妻緊急入院是為了治療新冠肺炎，新冠雖然

癒了，卻因護士靜脈注射的疏忽，而在醫院住院治療了二十二天才出院回家。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將近三年有超過六億五千萬人確診，更有超過六百五十萬人因染疫死亡，可以算是世紀性大瘟疫了，但是這個病毒仍然沒有消失的跡象，反而有流感化的現象，因此更容易被傳染，大家除了小心防範被感染外，

無妄之災

什麼叫無妄之災？就是遇到無法自己控制的災禍，卻又遇上了更無辜的傷害，就算是無妄之災了。妻最近碰到的事情真的是典型的「無妄之災」，太令人心疼了。

二〇二二年九月中旬，妻被夜班看護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看護請假二天之後，妻突然發燒不舒服，趕緊送醫院急診，經核酸檢測才驗出是新冠肺炎的陽性反應，醫院馬上將妻送進隔離病房進行治療，在治療期間家人都不能前往探視，也不能請看護到病房照顧。因妻是十四年的失智症患者，她自己

治療好了，卻意外的受到另一個「無妄之災」，承受了更大的痛苦。

第二天一大早，醫院護士打電話來說，醫院安排今天要幫妻做清創手術，需要我的同意。我問清楚手術的風險及過程後，當然同意醫院幫妻進行這項清除皮膚和壞死的肌肉的手術，由於我自己還不能去醫院，我讓小兒子請一天假前往醫院看他媽媽，但是兒子在醫院待了一下午手術都還沒進行，一直到下午五點多才由感染科的醫生來病房做手術，還好手術進行順利，大約一個多小時才完成。

過了兩、三天，我的新冠肺炎連著二天檢測都呈現陰性，表示我已經痊癒了，我迫不及待地買了一打五顏六色的玫瑰花前往醫院探視妻，看到妻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滿了檢測儀器的電線，很無助

也只能以平常心看待，萬一不小心感染上了，不用太驚慌，先檢測是否呈現陽性，然後請醫生開新冠肺炎藥治療，大部分確診者都半是輕症，應該會在七至十天左右痊癒，除非症狀很嚴重才需要住院治療。以我個人和周遭親友被染上新冠之後的體驗，這個惡毒的病毒已經到了強弩之末，離疫情的結束應該不遠了。

吳宗錦一文

已經有六年不會用語言說話了，她無法表達自己哪裡不舒服，也無法在需要時按鈴叫護士，因此在隔離治療期間，我在家裡



↑妻驚恐地望著給她換藥的護士。

地望著我，雖然妻已經六年不會講話了，但是從她望著我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她在向我訴說她所承受的痛苦。之後一連六天，我每天都前往醫院陪著妻，一直到傍晚七點多才離開醫院回家，每次要離開的時候，心裡頭總有把妻一個人丟在醫院而捨不得的感覺。

妻在醫院住了二十二天後，終於出院回家了，但手臂和手背的傷需要二個月左右才能復原，醫生安排家庭護理的護士每天到家裡來幫妻換藥，這是一個漫長的護理過程，在傷口完全養好之前，還要小心不能碰到水，在照顧上需要特別小心。

每次想到妻無原無故患上失智症已經很無辜了，被看護傳染新冠肺炎更是無辜，沒想到在醫院還碰上因醫療疏忽的「無妄之災」，真的是無語問蒼天了。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館學系畢業，一九八三年移居美國，擔任《華商年鑑》發行人兼總編輯，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理事長、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二〇一六—二〇二三年總會長、《北美洲《文苑》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華商世界》雜誌副社長兼總編輯。著作有：《錦繡神州》、《美國新樂園》、《歐遊行腳》、《神州大地如此多嬌》、《台灣關鍵時刻》、《雲遊神州萬里行》、《加州·故鄉·夢》、《飛越太平洋》、《青澀的歲月》、《中國大陸簡體字版《雲遊旅情》一套三冊等書，編有《世界旅行全集》一套九冊，及其他圖書、雜誌數百種。

下午茶狂想曲

龔則韞一文

北美洲·文苑

102

上世紀一九八六年去英國劍橋開會，會後在倫敦暫停一周，同事的好友蘇珊做導遊，吃了平生第一次英式下午茶，為精緻豐盛的點心和司康餅傾心不已，這個下午茶始於一八四〇年，英

國女爵安納貝佛七世邀請數位知己同享輕鬆午後，爾後逐漸成貴族社交風尚。今日平民化，人人均可享此悠閒時光，聆賞鋼琴和小提琴合奏，喝著奶茶，品著點心。拿起小刀切開司康餅成上下兩

半，塗上草莓醬和牛油，撕下一小口塞進嘴裡，味蕾獲得安慰，閉目靜聽滿足，靈魂似乎出竅而去。

回到美國，我在麻州波斯頓、維州泰森角、加州莫尼卡與家人同享下午茶，不趕時間，不人趕人，均是悠遊自在滿心感動，猜想在天堂的媽媽一定會喜歡這個氛圍。我一恍惚，媽媽好像就在門口，深深的藍眼睛正定定地望著我，我差一點就撲了過去。女兒長大了，血裡下午茶基因強壯，也熱衷此道。

英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底蘊深厚、慢行從容的國家，擁有取之不竭的寶藏，在這個世紀，我們又去倫敦三次，啜飲經典香醇紅茶，細咀慢嚼道地英式早餐，漫遊博物館和歌劇院，慢慢感受英國情懷。值得一提的是，下榻旅店第一天先生脖子上出現紅腫發癢，他立刻上街找西藥房看診，藥到病除、收費低廉，烙下居住英國的情懷。

除了莎士比亞、王爾德、濟慈、雪萊、拜倫及如過江之鯽的藝術家群，英國兩個字就讓人連想到紅茶和司康餅。英國主要茶葉公司唐寧（Twinings）有三百零六年的歷史，他的「經典伯爵」紅茶，是



↑英國的下午茶。

我的最愛，一杯熱滾滾的紅奶茶，舒坦我的心、肝、脾、肺，熨平亂紛紛的腦神經。日本人喝冰紅茶，美國人一年四季也是如此，我倒是跟英國人一樣，只喝熱飲品，這是我母親半個英國血統的緣故，我熱愛英國文學、生活方式、生命狀態。我喜歡吃慢悠悠的下午茶，讓腳步停下來，半口司康餅啜飲一口「經典伯爵」紅奶茶，停擺時間，讓靈魂趕上來好好面對面相濡以沫，打個照面，話上幾句。木心有一首詩：《從前慢》，其中就指出生只夠寫信、只夠愛一個人、只夠坐馬車，就是如此心照。

英國最有名的布丁就是聖誕節吃的聖誕布丁，裏頭放滿了白蘭地醃漬過的水果乾和堅果，需要費時三十天才能完成。英國將所有的甜點統稱「布丁」，最喜歡以「布丁俱樂部」聞名的三道豪斯飯店（Three Ways House Hotel），這間飯店的服務「恰到好處」，不多不少，不華無簡陋，給旅客溫馨的照拂與尊重。這種貼心之感我曾在劍橋深深體驗過，至今記憶猶新，撩人心弦，情不自禁想退休後搬去英國定居。

倫敦人鍾情愛科茲窩（Cotswolds），

這是一個區域的總稱，由許多的小村莊組成，穿插細緻風景和蜜色房屋，始於中世紀就以出產羊毛而繁盛聞名遐邇，迄今處處遺下畜牧業、農莊、精美教堂及神秘的傳說，還有長達一百六十公里的「科茲窩步道」，是文人、雅士、背包客的我尋找靈感的源泉，樹葉輕聲細語，花兒紅著臉微笑，浮雲畫出一綫綫的銀邊，秋天彩筆鋪天蓋地，情侶啊，人脈脈，水悠悠的人間仙境。步道邊的下午茶也是我這個背包客的寵兒。

英國人的主食是營養豐富的馬鈴薯，最為人所知的是炸魚薯條（Fish and Chips），魚沾醋和薯條沾番茄醬就飽食一頓了。美國加州伯克萊的大學路上就有一家這種英式速食店，我和先生婚後就常光顧坐在窗口櫃檯高椅上邊吃邊做白日夢。富人喜歡在科茲窩置辦退休別墅，又因靠近倫敦，是多數背包客體驗英式鄉間

風情首選，火車兩小時就到，我們會夢想在那該處物色一間康斗，為日後的退休鋪路。

幼時很羨慕家裏開小吃店的同學，有吃不完的食物，許願長大了也要開個「好吃店」。可是當有朋友相邀合夥開「好吃店」做下午茶和司康餅買賣，我沒敢答應做老闆或股東，因為當喝下午茶和司康餅變成生意以後，每天必然為是否盈利而縹珠計較，就不再擁有「快樂似神仙」之趣。做一個永遠顧客，嘆「春未老，風吹柳斜斜」詩情畫意一下，吾願足矣。

呵呵，下午茶交織狂想啊，是絢麗斑斕的圓舞曲，兩手牽起裙擺，踩出維也納華爾茲舞步，飛上雲端，如夢似幻！
【寫於馬里蘭州二〇二二年九月二日；原登載於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中華日報副刊】



龔則韞女士，臺灣出生長大，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從事生物醫學科研究，現任資深研究員和教授，有專利和英文著作。業餘嗜寫作、閱讀、音樂、戲劇。曾任華府國建會副會長、華府作協會長、北美作協秘書長，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曾獲二〇二二年北美洲文苑文學獎散文佳作獎、海外華文著述獎、美華日報小說二等獎、美國國家詩學圖書編輯選拔獎、漢新文學散文獎。中文著作有：《荷花夢》、《約會》、《孟德爾》、《達爾文》、《十種抗癌排毒蔬果》、《你吃對維他命了嗎》、《不生病吃法》、《芳華路上》。

幽默過日子三帖

吳玲瑤一文

一、鏡子的傳說

高中母校的光復樓是日據時代的建築，最近要翻新，校友們踴躍捐輸，很快就達標，同學相聚談起大樓的往事，每個人記憶不同，但都記得那一排靠窗的儲物櫃，還有老舊廁所裡的大鏡子，上面漆著「整理儀容」四個字，學生總愛寫錯字，有人記成「整理遺容」。在那古老的建築裡，燈光黯淡閃爍，各種傳說流傳著。

青春時期的女孩有人特別愛照鏡子，在鏡前擺弄姿勢顧影自憐，自我欣賞陶醉，更有自戀到會說：「照鏡子時，我一般不敢多看，怕自己會愛上自己」。看不過去的人，偷偷在鏡子貼上各種紙條回應：「學校放鏡子，是要讓你知道：人醜要多讀書」，「妳的優點是漂亮，缺點是漂亮得不明顯」，各種意見在此交流，此起彼落。

鏡子是個相當弔詭的玩意，可以是幻象之極，也可以是真相之最。房子鏡子多，視覺上覺得住得寬敞。有些人天生愛鏡子，起居室有玄關鏡，臥室有試衣鏡，書房客廳有裝飾鏡，洗手間有洗漱鏡，處處抵抗不了鏡子的誘惑。在外時對著車窗，或任何能反射影像的表面，就反覆梳理頭髮整理妝容，認真忘情地欣賞鏡子裡的那個美女或帥哥，一邊照一邊自言自語，「今天我怎麼這麼漂亮」，或者「我真帥」的積極暗示。照鏡子是肯定自己、認可自己的方式，愛照鏡子的男性不比女性少，因為照了鏡子就更加自信，並從中獲得愉悅感。

那時高中國文正好選了《舊唐書》裡的：「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發現有時鏡子的哲學意味遠大於日常用品的價值，讓人深思。說什麼生活就像一面鏡子，你笑，它便笑，你哭，它也哭。金錢是一面鏡子，能夠照清每一個人的真實嘴臉，反省是一面鏡子，它能將我們的瑕疵清清楚楚地顯示出來。父母就像孩子的一面鏡子，想讓孩子成爲一個優秀的人，就先得讓自己成爲孩子的榜樣。

民間歇後語更有不少用鏡子來開示，說廁所裏照鏡子是臭美，麻婆照鏡子是自找難看，月亮當鏡子暗示太把自己看大了，豬八戒照鏡子意指裏外不是人。

其實鏡子在每個國家的文化中都很重要，古代人覺得鏡子和人的靈魂有關聯，都是帶有魔力，照妖鏡最早出現在秦朝，用來驅魔和鎮邪。因此老一輩的人對鏡子有許多忌諱，說什麼睡覺時，最好不要有鏡子對著。又告誡我們半夜不要隨便照鏡子，尤其夜光迷茫下，會看到一些不該看到的東西。

有一次爲小孫女講《白雪公主》童話故事，說到壞皇后問魔鏡：「鏡子，鏡子，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聽得津津有味也滿臉驚恐。可能是父母都做高科技的，在一旁大她幾歲的哥哥不以爲然的插話說：「難道這鏡子有人工智慧？加入大數據的考量？才會知道全世界女孩容貌美醜的統計，才能說誰最美。而且這鏡子還可以通過語音操控？和人直接對話？未免太進步了吧！白雪公主是什麼時代的人？」新世代不一樣的思維，問得我不知如何回答。

二、小眼睛的困擾

有位先生在網上分享他開車時，打開輔助駕駛系統，因爲眼睛太小，被誤判開車睡覺，觸發了即時警報。駕駛者之所以向車公司提出抗議，是覺得這件事傷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極強，認爲這樣的軟體設計有瑕疵，眼睛小就不配用智能導航輔助駕駛嗎？這是一則科技日新月異，系統失誤所造成的有趣插曲，還好車公司從善如流，決定改寫智慧導航功能的軟體設計。

看到這則新聞，一位小眼睛的朋友特別有感觸，他說自己常常遇到類似的情況，從小學時同學形容他的眼睛太細，好像是被蘆葦葉子劃出來的一條線，也像風景名勝所形容的一線天，常常上課時被老師懷疑偷偷睡覺。但是眼睛細小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他只好盡量往好的方向想，其實眼睛小好處也不少，別人看來每天好像不用特別睜眼，也不用閉眼，省事許多。更有所謂眼大無神，眼小聚光，觀察力特別強，小眼睛有時更可愛，他讀書沒有比別人差，況且眼睛小配眼鏡省錢，下雨時不容易進水，萬一進了沙子，揉揉就好了。也不會被人說見錢眼開，開會睡覺像沉思，偷看美女不會被發現，作弊的時候，大眼睛目標大，一瞟就事蹟敗露，小眼睛安全許多。眼大對外接觸面積較大，什麼洋蔥、汽車廢氣、臭屁都趁虛而入！不勝其擾，被風吹也容易流淚，小眼睛眨巴眨巴的就沒事了，他自我感覺良好，自認爲雖然眼睛小，細眼勾魂，但超有味道，有股特殊氣質很

迷人。但是也有人好管閒事，對他的小眼睛充滿了同情與好奇，一直問他：「你只能看到平常人眼中一半的視野嗎？有沒有限制到你看世界的眼光？」更有勸他去開眼角，說不定可以「大開眼界」？

從一些舊書的描述，以及歷代仕女圖中的美女，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喜歡細長鳳眼和單眼皮，眼尾上揚，如《紅樓夢》中王熙鳳有一雙丹鳳眼，曾國藩曾談及鳳眼的女人比較聰慧。西風東漸改變了中國人自古的審美觀念，早期上海月份牌畫的美女可以看出端倪，一開始還維持這傳統，到了後期，美女漸漸變成雙眼皮大眼睛居多，再配上濃密的睫毛。但西方某些人對東方還停留在丹鳳眼的印象，像電影《花木蘭》就選了個眯眯眼，名牌香奈爾的廣告用的亞裔模特兒，是個扁鼻樑內雙眼，被認為有醜化東方人的嫌疑。

族群裡有些年輕夫婦喜歡曬新生寶寶照片，看嬰兒照片總是開心的，也發現現在嬰兒眼睛一般比以前大？眼睛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左右了顏值，又大又圓像葡萄一樣，非常漂亮，群裡有醫生解釋說是因為遺傳棒營養好的結果。於是有人傳來搞笑的照片，畫面上一個水汪汪大眼睛的小女孩，有著濃鬱的長睫毛，對比一個眼睛成一條縫，眯得睜不開的小男孩，旁白說：「懷孕時吃葡萄，嬰兒眼睛會變大，但是千萬不要吃成葡萄乾，眼睛會變成這樣小。」兩人顏值天差地別，有人更開玩笑說「那男孩的媽媽大概不只吃葡萄乾，還吃了葡萄子，孩子的眼睛才變成像種子那樣細小。」

三、寧你先離開，悲慟我來擔

走進福州歷史風景區三坊七巷參觀，名人故居中有一間是年輕林覺民的家，照片上的民族英雄氣宇軒昂，妻子意映溫婉典雅，這對小夫妻曾在此有過短暫的甜蜜時光。展館牆上映著《與妻訣別書》全文放大版，隱約傳來低沉緩慢的男聲錄音，念著這封世紀情書。走過的人莫不為之動容淚奔，不僅是一封遺書，更是一封情書，文字優雅瑰麗，慷慨悲壯纏綿悱惻，聽著聽著莫不情感悲抑糾結。

自從中學課本裡讀過這篇文章，想起「意映卿卿如晤」就思緒翻湧，淚流不止無法控制，其中有一段提及兩人談夫妻誰先死的問題。「與其我先死，還不如你先死」，太太初聽這話不高興，林覺民反覆解釋：「我先死，把痛苦留給你，於心不忍。所以我寧願讓你先死，讓我來承受悲傷。」他有勇氣為國犧牲性命，但沒勇氣傷妻子的心，「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這種大愛感動年輕人，我們敬佩又心碎。

一個家誰也離不開誰，離了都算不完整，但在經歷無數風雨之後，夫婦陸續都將和這塵世說再見。愛到極致時，曾希望兩人同時一起死最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求之不可得的情況下，不免要問：先走的，還是活著的幸運？有人認為先走的人算是好命的，走了之後一切就終結了，再也不用受苦，沒有失去伴侶的悲痛與思念，沒有孤獨無助的孤寂和困惑，活著的人還得活著，撕心裂肺不再有歡聲笑語，身靈受到創傷，需要忍受沒法想像的憂傷冷清。夫妻之間不僅是愛情，還有恩情和義氣，一位愛太太的先生憐惜地說：「到時候妳先撤，我掩護」，不是自私，不是一句詛咒的話，而是想了又想，踏踏實實卻又無奈的愛。

楊絳先生曾說過，在夫妻去留問題上，一定要按順序來，如果亂了順序，可能會有麻煩，男的先走，留下女的生活還能井井有條，而喪偶的男士往往不能自理。有一位閨蜜非常愛先生，因為自己身體不好，常常聽她擔心地說：「如果我先離開，他不續娶，我怕他會孤單。但如果他續娶，感情不好怕他傷心，感情太好，我又會很難過。」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少年夫妻老來伴，人生苦短，死亡不分老少。能相伴到老的夫妻，都有深厚的感情在，台語歌裡有一首相當感人的歌《家後》，是鄭進一寫的詞，描述一位老先生感激太太嫁到他家後，貧困過了許多年，有諸多感觸，先生唱著「等待返去的時刻若到，我會讓你先走。因為我會不捨，放你為我眼淚流。」同樣細密的心思，不忍太太為他傷心，因此有「讓你先離開，悲慟我來擔」的想法，心中深情以另一種方式表達，觸動另類感動。

當然不是每對夫婦都同心協力為對方著想，一對夫妻聽到鄭進一的歌，而聊起誰先死的事，先生問：「如果我走了，妳要怎樣安排日後的生活？」太太說：「我會找幾個單身女郎或寡婦合住，彼此有個照應，那你呢？」先生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說回說：「我也會和妳一樣……」



吳玲瑤女士，西洋文學碩士，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第十屆會長。文筆以機智幽默見長，在世界日報和星島日報長期有專欄，影響深廣，被譽為研究這一代留美學生歷史，其作品是不可或缺的資料。在世界各地「笑裏藏道」的幽默演講受到熱烈追捧，帶給人快樂與正面能量。著有《女人的幽默》、《比佛利傳奇》、《笑裏藏道》等五十六本書。曾獲海外華文著述首獎，《美國孩子中國娘》上美國中文暢銷排行榜第一名，《明天會更老》曾在網上被狂傳轉載上億條。

流浪者

南林一文

加州氣候宜人，適合人類居住，流浪者也把這地視為天堂，從全美各州紛紛向這裡移動，特別是二〇一九年三月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據報道轉眼間加州光大洛杉磯一個城市的流浪者數據就上升到五萬多。開車到洛杉磯市中心，一路上就可看到街道兩邊搭起的五顏六色的帳篷，那是流浪者之家。如是駐足觀光，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時常可與流浪者擦身而過，聞到他們身上刺鼻的怪味。美名為天使之城的洛杉磯（Los Angeles），實際上變成了流浪者之都。

我在加州居住了二十多年了，幾乎每天出門都會看到流浪漢。有時在路口看到帶著孩子或是寵物狗在乞討的流浪者，不禁心生憐憫，趁等候交通燈的功夫，搖下車窗，給流浪者一塊兩塊錢，他們還很客氣說：「Thank you, God bless you!」（謝謝！上帝保佑你！）我也默默在想願神祝福你過上溫飽的生活。

有一個周日我開車去好萊塢拍戲，一路堵車，到了劇組指示的停車場，繞了兩圈沒找到車位，已經要遲到了，突然看到靠近馬路一側有個車位，但是緊靠著這個車位就是一排流浪者的帳篷，我當時想或許就是這個原因這個車位才空著。因為沒人敢停這兒，怕車窗玻璃被流浪者給砸了。我猶豫了一下，決定冒險把車停這兒。下車往停車計時表裡放硬幣，放了兩塊錢硬幣可停兩小時，再放也不管用了，最多只能停兩個小時。也就是快到兩小時的時候得再回來繼續停車費。不然就會被罰單。記得有次去參加南加大電影學院的學生片拍攝，拍完回到停車處，擋風玻璃上兩刷夾著一個黃色信封，超時停車罰款六十五美元。



↑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我查看了GPS導航儀，從這裡走路到拍攝場地要十五分鐘，來回就是半個小時，難道快到一小時四十五分時我突然喊導演卡，我要去續停車費嗎？我又不是主角，這次是應邀來做群演的。群演用英文說就是Extra（多餘的人），就是Background（背景），就是Sides（靠邊站的人），哈哈，當然這是我自己的翻譯。這時我看到一個約莫三十多歲的美國人，從我車頭對著的那個帳篷里鑽出來。我急中生智，走向他，我感覺不是他把我嚇一跳，而是我把他嚇一跳。這時是下午六點十分分左右，天快黑了。

我手裡拿住三塊紙幣，八個二十五分的硬幣，我對他說：「Hello, Sir. Would you mind help me to put these 8 quarters into the parking meter around 8:00pm, and this \$3 is for you? Thank You!」（你好！先生，你願意幫我把這兩塊錢硬幣在八點鐘左右放入停車計時表裡嗎？這三塊錢是給你的。謝謝！）。他沒猶豫就欣然答應了。還說了個：「Sure!」（當然）。

晚上十一點多鐘才從拍攝場地出來，劇組工作人員還好心說請大家結伴同行。等我換了衣服出來，就只剩我一個孤家寡人，行色匆匆往停車場方向走。我心裡嘀咕的是車被罰了還是被砸了，那我也沒辦法，最擔心的是裝駕照、信用卡的錢包放在車子右側的抽屜里。心裡一急，走路就快，本來十五分鐘的路，我十鐘就趕到了。看到車子的警報器紅燈在閃爍，我也就心安了。車子玻璃完好，也沒看到前窗有黃色信封。我慶幸今天圓滿完成拍攝任務。

正準備打著車離開呢，或許聽到我的腳步聲，那個幫我的年輕流浪者又從帳篷中鑽出來，我下意識的下了車想感謝他一句。他先開口說：「Sir, Your car is fine!」（先生，你的車完好！）。我當然跟他說謝謝你的幫助。我有點感激，又有些同情他的境遇。我就隨口問他說：「Do you mind I ask how did you become a homeless?」（你是否在意我問一下你怎麼會變成無家可歸的人的？）。

他很爽直的回答說非常簡單，疫情開始、失業、沒收入、付不起房租。我又說政府不是有救助嗎，他說有一年多的救助，後來就沒有了。在公寓賴了幾個月，被告上小法庭，之前的房租一筆勾銷，被Kicked out（踢出來了）。

我又說你平時沒有點Saving（積蓄）嗎？

他說沒有，因為房租、汽車、保險加吃喝，基本上就變月光族了。我又問他你這幾個鄰居也是這種情形嗎？他說大多是這樣所以成爲鄰居。哎，人的命運有時真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

我回車裡取了二十塊錢遞給他，他說：「Well, this will be my lunch and dinner for tomorrow. Thank you!」

（哇，這是我明天的中餐和晚餐了。謝謝！）

這時已經快半夜十二點了，我問他說：「What's your name?」（你叫什麼名字？）他說：「Jason」。

我說：「Good night, Jason, Nice talking to you! Bye, Take care」（晚安，傑生，很高興與你聊聊！再見，保重！）。

我打開車門上車了，他說：「You too, come back again!」（你也是，有空再回來！）。

我打著車開走了，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壓抑。都二十一世紀了，怎麼還在上演中國唐朝詩人詩歌中寫的悲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天當被地當床。是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

我並不是在悲天憫人，Homeless（流浪者）的產生有多種原因，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導致人們失業，失去生活來源，生意失敗破產，或是精神疾病，毒品成癮都可能使人一夜之間傾家蕩產，變成流浪者。我記得二十多年前剛到美國就在舊金山繁華街區、伯克利加大校園旁邊遇到過流浪者，他們佔據了人民公園，他們連自己都養不活，還養著寵物狗。他們白天在公共圖書館讀書，因為那裡有空調、水和衛生間。他們也會在咖啡店坐幾個小時。晚上他們就回到街邊的帳篷里。我還聽說一個矽谷的工程師失業後無家可歸，帶著女兒上了夜班公車一直坐到終點站，半夜再買票回程坐回來，只為了讓女兒不要凍著。加州一位前州長曾經說過：「California is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n the world!」（加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可是我們時常聽身邊的朋友說要搬離加州了，理由是這裡各種苛捐雜稅太多，各種奇奇怪怪的法律也不少，除了山火還有遍地的流浪者。哎，我們祈禱、我們期待聯邦政府和加州各級政府能夠切實制定出可行的方案和辦法，解決加州流浪者（Homeless）這一社會問題，使這個弱勢群體能夠有地方住，有工作做，有車開，有飯吃。流浪者實際上是需要幫助的人，要幫助他們自強自立，讓加州居民安居樂業，還原加州美麗的自然和人文景觀。

【原作刊載《美洲文化之聲 國際傳媒網》】



彭南林先生 (Arthur Peng)：作家、演員、中英雙語主持人。曾任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第十二任、十三任會長。現任監事。北美華文作家協會（二〇一六—二〇二三）秘書長，新任的副會長。美國好萊塢電影學院副院長。

故鄉瓜果情

前 陣子，我在一家新開的果菜供應商店買到了蓮霧與龍眼，甜脆的水果吃在口中，牽引出我濃濃的思鄉情。

兒時在台南台灣的住家附近，處處可見到龍眼樹，到了採收季，不敢爬樹的我，仍可在樹下嘗到同伴們分享的「樹頭鮮」，那份香甜好滋味伴我成長，沒想到移民來美後，這滋味竟成一種遙不可及的思念。

蓮霧在我生活中出現較晚，記憶裡它是高級水果，在我進入職場後，已可見到改良品種後的碩大果實，常在盛產期買來品嚐，特別喜愛它的清脆爽口，無奈移民後，這分爽脆口感，也成爲另一份遙不可及的思念。

想著想著，楊桃、芭樂、芒果、香蕉的滋味，也從我的記憶匣中湧出。我家前門隔著馬路的鄰居家有棵楊桃樹，個兒不高但產量驚人，每到產季，一粒粒漲鼓鼓的果子壓得樹枝低垂，黃色果肉外圍鑲著綠邊，自然的色彩甚是好，楊桃成熟時鄰居阿姨總會分送給大家吃，我卻已不記得那滋味。

左邊隔馬路邊的鄰家有棵芭樂樹，總是結實纍

陳玉琳一文



纍，那年代只有土芭樂，但滋味甜美極了。記得鄰家的小兒子和我念同一所初中，有個周末，他見我有同學來訪，其中一位是校花，鄰家男孩親自上樹摘果子，送來許多芭樂時的靦腆模樣我永難忘懷，也是我懷念土芭樂滋味時又一段記憶。

兒時在家鄉，隨處可見到高大的芒果樹，生產期結實豐碩，成熟的果實皮成黃綠色，酸甜有味香氣濃郁。後來更有商人將五、六分熟的果實加工製成「芒果青」，並冠上「情人果」這美名，以詮釋它如戀愛滋味般的酸甜好味道。雖然後來隨處都可見到改良品種進口芒果樹，但它們的碩大個頭與通紅色彩及另類甜味，都無法取代土芒果在我心中留下的好印象。

香蕉樹在兒時住家附近更是常見，結實纍纍的蕉串是我熟悉的，記憶中它們較瘦長，但滋味醇美，來美後只能吃南美香蕉，這種香蕉雖然肥大，我卻吃不出家鄉香蕉的好滋味。

想著想著，釋迦的滋味也進入回憶裡，這種甜水果的甜度彷彿比龍眼還高。我記憶中對釋迦的最早印象，是鄰家院中那株營養不良的釋迦樹，果實也不起眼，自然空掛枝頭乏人問津，但它的模樣竟深印我腦海，成為我對釋迦果的初始印象。我成年後見到市場上的釋迦香甜可口，只是來美後再沒吃到，每次返台又錯過產季。

最後一樣令我思念之物為「嫩子薑」，我在台灣最愛吃也愛做子薑牛肉這道菜，如今已成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當時我最鍾情於南投嫩子薑，因為它們是薑芽嫩到無纖維感，無論切薄片或細絲皆極清嫩，味道則是微微辛辣很開胃，每次炒一盤子薑牛肉，總吃得只剩下牛肉，可見嫩子薑受歡迎的程度。如今在東方超市雖偶爾會見到白皮粉尖的嫩薑，但與我思念的嫩子薑芽無法相比。

去國三十年，對故鄉的思念從不間斷，對熟悉且喜愛瓜果的思念更是有增無減。

【本文原刊於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二）世界日報「家園」版】

困難的抉擇

程寶珠一文

又是一年新歲，疫情依舊猖狂，關閉已久的人們，不耐寂寞，自恃打了疫苗，大膽地走出了蝸居已久的屋子，隨性而行，高山，海邊，遊樂場都擠滿了人潮。親友的聚會也開始頻繁。我們無懼於疫情，在去年九月中旬離開純樸的聖路易，長途跋涉開車搬到十里洋場，燈紅酒綠的拉斯維加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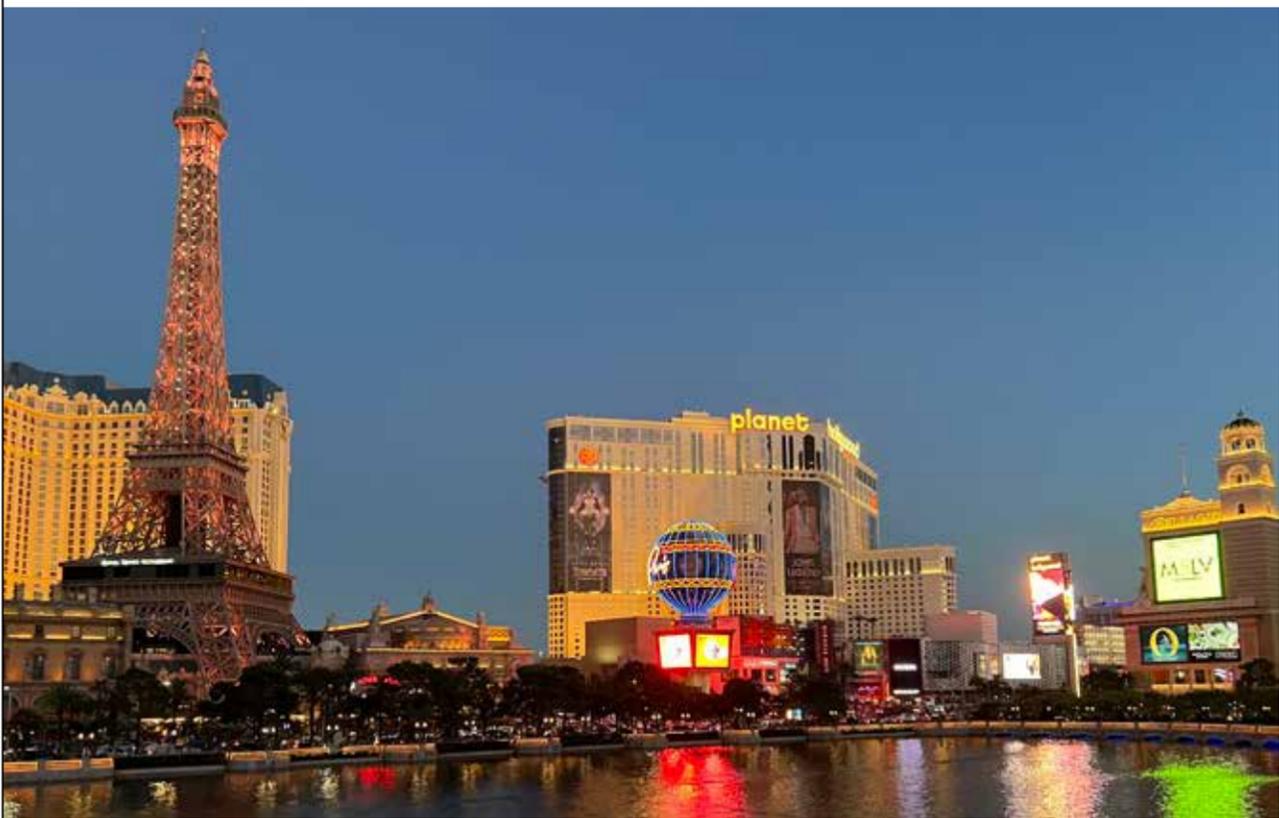
在做最後的決定，離開居住了四十三年聖路易，那是我人生最難的抉擇之一。回顧二〇二一年我們在昏天黑地，筋疲力竭中度過，從決定到行動，可說是計畫趕不上變化。拉斯維加斯長久以來即是外子嚮往的城市，因為聖路易的寒冬冷冽伴隨著冰雪，又有悶熱的酷暑，平靜的生活近於單調，加上多年老友紛紛遷出聖路易，孩子們大學畢業後都在外州落地生根，聖路易斯似乎再也留不住我們這些上了歲數的老年人。

五年前我們曾去拉斯維加斯買房不成，這幾年來遷徙的念頭慢慢沖淡，然而當得知好友在二〇一九年九月毅然決然的突然搬到賭城，又掀起了外子西遷的念頭。

當決定要搬家後，開始打包行李，家裡的許多傢俱和零碎物件，能送，能捐的都忍痛割捨了，少數的傢俱賤價賣出，望著家徒四壁，空曠的房間，心中不免惆悵，這兒有孩子們的歡聲笑語，他們在此成長，朋友們的歡聚和我倆逝去的青春身影，



陳玉琳女士，祖籍浙江餘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在台灣曾任國中與高中國文教師十六餘年。移居美國後從商，業餘愛好寫作。二〇一二年起擔任北德州文友社社長，並同時主編「北德州文友社專欄」。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一八年擔任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副秘書長，二〇一六年八月起擔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常有散文遊記與家居舒懷之作發表於《達拉斯新聞報》及北美《世界日報》與台灣《中華日報》，及加州《汽車世界》雜誌。作品有《靜墨齋文集》與《歸人絮語》等，曾獲二〇一八年僑委會華文著述佳作獎。



↑拉斯維加斯五光十色的賭城夜景。

甜酸苦辣——一刻畫在聖村，一頁頁歷史的篇章，都無法忘懷。

四月底飛往拉斯維加斯，本已購得一屋，因後來發現嚴重問題而放棄。返回聖路易斯，破釜沈舟，將自己的屋子上市，卻在此時外子發現可能有皮膚癌，需要留在聖路易斯治療，而在此關鍵時刻還是簽下合同賣了房子，我們只好搬進出租屋，此時我情緒低落，擔心他要開刀，治療。直到第二次切片後發現不是癌症，才雲開霧散。

卻在此時外子開始也在聖路易斯找房子，雖然看中一棟房子，然而在離開聖路易斯的幾位老友及孩子們的建議下，最後還是決定搬去拉斯維加斯。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當朋友得知我們的決定後，一場場的送別會，讓我更加傷感，有的好友親自下廚，有的在餐館相聚，但是因為疫情依然嚴重，作協的文友們在Zoom上熱情的相送，歌聲伴隨著熱



↑聖路易斯植物園環境非常優雅。

淚，我們的淚水稀里呼嚕地流淌在臉上。還有中文學校現任校長，董事及職員的送行野餐令人難忘，又有校中好友在家特別準備了非常豐盛可口的BBQ晚宴，一群不怕疫情的學校教職員歡樂相聚，依依不捨地和他們道別，和我服務了將近四十年的中文學校告別了。

臨別前為追憶美麗著名的植物園，抽空漫步其中，這是最愛。友人特別陪我去藝術博物館觀賞名畫，去歷史博物館重溫聖路易的歷史。聖路易的地標拱門再度吸引我去做最後的瞻仰。最後一晚和好友淚眼相向，互道珍重再見，帶著她珍貴的友誼和她為我準備的一路可以解饞的許多零食。第二天我們驅車前往花花世界賭城，心中忐忑不安，將面對新的挑戰，適應新的環境。

或許是緣份，也許是上蒼的眷顧，當一位老友得知我們要去拉斯維加斯定居，尚未買房，她有空屋在那，願意給我們居住直到找到房子。一個月後，在五十五歲以上寧靜的社區看中一棟小巧精緻的平房，屋內全部翻修，很現代化，而且佈置典雅，院內花木扶疏，後院還有潺潺流水的小瀑布，讓我一眼就喜愛上了這棟小屋，終於有了自己的安樂窩，結束了我們漂泊無定的生涯，開拓了新生活的里程碑。

【本文原刊於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刊登於世界日報家園版】



攝影，文學和寫作。

程寶珠女士，字友君。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來美後獲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校區學士學位，主修會計。曾就職於華盛頓大學，做會計工作二十年後退休。週日服務於「聖路易中文學校」三十多，將近四十年；擔任教師、董事、教務主任、副校長和校長。曾任北美作協聖路易分會會長，現任秘書長。喜好繪畫、古典音樂、歌舞劇、

我家漂亮寶貝

「啾」是一隻伴我們同行了十四年，人見人愛的純種藏獒。就曾有朋友

說道：「像『啾啾』這麼漂亮的狗狗，我就要養一隻。」也有朋友誇道：「從沒看過這麼斯文的狗狗。」啾啾是我的開心果。每說到牠，我的話匣子就有如失靈的水龍頭，一旦打開，就再也關不住了。

先拿每天早、晚兩次的散步來說吧！她要往東我不能往西；她要左轉我不能右轉。倘若不如她意，她就一屁股坐下，不走就不走！或是要詐，在喉嚨裡發出「喀……喀……」，有如人的咳嗽聲。彷彿在抗議：「本姑娘喉嚨不舒服啦！」也就不忍強她所難。而達成她要賴、不走路的詭計。倘若要拉她，她乾脆躺下、擺平，還真叫人拿她沒轍！

由於家裡沒有女兒，也就將啾啾當做女兒一般，疼著、愛著、寵著。她也還真會撒嬌。一次，友人問她：妳怎麼跟媽媽

撒嬌呀？啾啾隨之就趴倒在我身邊，並將她的臉偎著我。逗得我們大笑不已！多年後，友人再次來美遇見，還記得我們可愛的啾啾。啾啾也有耍個性的一面；一天，有位朋友看我們寶貝，津津有味地吃著煮熟的花椰菜。於是，拿起一朵，丟在地上給寶貝，寶貝竟然不給面子，不予理睬。要我拿在手上，她才肯吃。我們笑稱：寶貝「不食嗟來食」。

退休前，家住濱海城市，離華人聚集區甚遠。該城市僅有一家純正的台灣小吃，自然也就成了我家經常光顧點。爲了寶貝，我們也總是選擇店外座位。有一次，鄰座小姐不知點了什麼餐飲，吸引了我家寶貝。只見寶貝兩隻烏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也不

眨，靜靜地盯著人望。這還不打緊，屁股還一點、一點往前移，又不斷地吞口水。看得那位小姐輕笑起來。另一食客好奇的



↑漂亮的「啾啾」是我們家的開心果。

問道：「妳們家狗狗是怎麼教的，一點兒都不吵也不鬧。要是我家的狗呀，早就吵翻天了！」

可曾聽說過，狗狗吃花生，不吃花生的薄膜？我家的嘟嘟就是。一次外子堂兄從上海來訪，閒聊中，說到我們嘟嘟吃花生，不吃花生薄膜，堂兄不相信。外子當即拋出幾粒花生給嘟嘟，寶貝竟然真的留下薄膜不吃。看得堂兄目瞪口呆！一天，友人來訪，談話中，聊到嘟嘟會說「餓」。友人自然不信。怎知寶貝竟然站在她的零食餅乾前，喊「餓」，而且字正腔圓。友人這才不得不信！更有一次，偶遇一學生家長，家長誇她：嘟嘟，妳好漂亮啊！寶貝一聽，可樂了。笑得嘴巴都咧到了耳邊。家長又加了一句：就是胖了點。寶貝聽了，掉頭就走，再不理人了。笑翻了我們幾人。

都說狗通人性又聰明。印證在嘟嘟，誠然不虛。過去大哥哥在家時，每晚十一時，都會帶嘟嘟去公園跑步。一天，大哥哥搞電腦，太過專心，沒留意時間。寶貝不聲不響，叨來一隻鞋子在哥哥腳邊，沒動靜，又叨來一隻。哥哥才發現跑步時間到。更難得的是，寶貝竟然懂得四種語

言；我和外子大都跟寶貝說國語，有時候外子跟寶貝講台語，鄰居太太說日語，兩位哥哥說英語。還真難為寶貝了呢！

她還是我們家的親善大使。每天傍晚公園散步時，我們都會帶上嘟嘟。每個看到我們寶貝的，不論大人、小孩，不論各色人種，都會稱讚她一句「Pretty」，她也和每一個人都友善。我也樂得封她是「萬人迷」。一天，去到公園，見到一家人，圍坐在草地上野餐；一家大小，吃吃喝喝，說說笑笑，好一幅溫馨、幸福畫面。我家寶貝見此光景，竟然去到人家草蓆邊，賴著不走啦！有如家人中的一份子，真叫人啼笑皆非！

同樣是在公園裡，見到一個小男孩，坐在地上看書。只見寶貝走到男孩的腳邊，趴下，不走啦！彷彿那男孩是她的小主人一般。任由我們怎麼拖，怎麼哄，小姑娘說不走就不走！我們笑稱：寶貝迷上小帥哥了！把個小男孩也逗笑了……寶

貝還特愛照相，每次照相時，總是擠到前面，擺出最好的姿態，目不轉睛盯著鏡頭，又咧個大嘴，猶如在笑。一天，也是在公園，有一戶人家在照相，寶貝看到了，怎可放棄這機會，也去湊一腳。人家看她可愛，也就將她攝入鏡頭。真奈何不了她！

寶貝還特別貼心！外子和我都性喜大自然。在離家市區車程不遠處，有一小山丘，居高臨下，面向大海，是一健行好去處。一個天清氣爽的日子，再在家呆不住，於是，海邊踏青去！下山時，有點兒坡度，不慎，滑了一跤，跌坐在地，疼得我叫出了聲。寶貝原來走在前面，聞聲，馬上折返來，蹲坐在我面前，以她的臉俾著我，又以溫柔、關愛、焦慮的眼神望著我。就這一望，讓我覺得沒白疼了她！

寶貝，感謝有妳，陪伴我們倆老，帶給了我們歡聲笑語無數，以及許多美好的日子。思念妳，無限，無限……



黃慈雲女士，本名黃瓊蘭。一九八〇年應公司聘請來美。興趣廣泛：園藝、音樂、攝影、接近大自然。自九〇年代初執筆，至今不輟。作品散見中央日報、台灣時報、世界日報。醉心於中華悠久文化海外之傳承。退休前，曾任洛杉磯濱海城市中文學校教師。二〇二一年參加北美南加作協舉辦「我的防疫大小事」徵文，以《以愛解讀天下太平》一文入選。後由王美會長盛邀入會，成為永久會員。

懷念打領帶的歲月

薛永康一文

「六十分鐘」為美國膾炙人口最受歡迎的周日電視節目，已故的主角安迪魯尼（Andy Rooney）曾在他的著作中，對於男人打的「領帶」下了一個定義：「An useless invention。」領帶是否如安迪所說的毫無用處？見仁見智暫且不提，「聽其言觀其行」他的確從未在節目中打過領帶。而對於打領帶，我則有一段斷而復始的心路歷程。

時光追溯至半個世紀多前，我第一次學打領帶，在姨丈細心的教導下，我練習了幾次就學會，不久之後就派上用場。在讀大學時，我先後在台北的中央及華國飯店夜總會擔任吉他手，兩地都需著西裝打領帶，連客人也不例外，夜總會免費供應領帶給需要的客人，在離開時繳回。

一九八五年，我在加州的第一個工作是在航太公司擔任預算分析員，公司規定白領上班族需要穿西裝打領帶。五年之後規定改變，西裝可免但是仍需領帶，周五則為「便服日」，連領帶都不必，但牛仔褲仍不宜。我在公司的最後兩年，連領帶都免了，從此我的西裝及領帶放入衣櫃。

我離開航太公司後的每個工作都沒要求打領帶，直到我成為會計師進事務所工作，老闆規定穿西裝、打領帶以迎接客戶，久違的衣物又再度出籠。

如今古稀之年的我已退休，太座好心把我的西裝及領帶裝進塑膠套，在衣櫃內放置樟腦丸，並說再打領帶的機會不多，除了晚輩的婚禮及長輩的告別式之外。

朋友們夫妻倆退休在家，見面多衝突也多，一名老友埋怨太太囉嗦，是因為沒有男人的喉結。太座的反應是：「君不見脫口秀多為男士？你也不乏口若懸河、沒完沒了的同事及朋友？天生的喉結沒用，只有尖端上的領帶結，才能把他們不經大腦的胡言亂語及時卡住。」誰說領帶沒用？安迪魯尼如果在世，說不定也會同意我太太的說法。

【本文原刊於世界日報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三）「上下古今」版】

台北熱門樂團

北美洲·文苑 118

薛永康一文

戰 爭對於人類永遠是浩劫，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五的越戰也不例外；在同時期，駐台美軍曾經高達一萬兩千多人，隨著美軍帶來的是西洋歌曲，即所謂的「熱門音樂」。

為了供應美軍休閒，在台北的飯店夜總會應運而生，由本土樂團成員演唱在美國流行的熱門歌曲，既有在統一飯店表演的「電星」、中央酒店的「石器時代」、華國飯店的「MJD」（時光樂團的前身）；還有由印尼僑生組成由金祖齡帶領，在喜臨門夜總會的「雷蒙」以及在國賓飯店的「Action」。除了駐唱外，這些樂團也在美軍俱樂部跑場，除了華裔樂團外，也有由美軍子弟組成的「鵝媽媽樂團」。

在這段期間，台視的「青春旋律」、中視以及華視供應全台歌迷一睹台北樂團風采。一九六八年，「今日」雜誌為報導

台灣西洋音樂盛況，拍下史無前例的團體照。我當時參與的石器時代樂團也恭逢其盛，我本人站在最後一排的左四，穿著條紋襯衫、戴墨鏡、手持吉他；在我的右邊高舉右手者為在二〇一八年已往生的歌手張建蓉，左邊為歐陽菲菲。

往事已矣，五十四年飛逝而過，台灣第一代搖滾歌手金祖齡於二〇一四年在紐約逝世，有幾個僑生樂手返回僑居地，鵝媽媽們也返美。隨著越戰結束及美軍撤離，夜總會一一關閉，樂團的朋友也各奔東西，我只能在這幀泛黃的照片中尋回舊夢，給所有的樂團朋友獻上衷心祝福。

↓我當時參與的石器時代樂團也恭逢其盛，我本人站在最後一排的左四，穿著條紋襯衫、戴墨鏡、手持吉他。



薛永康先生，淡江大學英語系畢業，Pepperdine University工商管理碩士，加州執照會計師。曾任職航太公司財務分析師，土木工程公司成本控制主管，國防部國防承包商稽核員等職。在台求學時，曾任石器時代樂團和時光合唱團主奏吉他手。在南加州應邀加入夢幻樂隊，在大專校友會及各種場合演出。退休後喜好寫作，文章常在世界日報論壇及家園版刊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終身榮譽會員。

錦囊妙計

邱瀟君一文

假 期和女兒們到山上玩了一天，累了，坐在溫暖的小餐館，母女三人笑語融融，窗外雪白的冰雪，彷彿聖誕卡上的插畫，映照著我們彼此之間甜甜的相依。兩個女兒突然聊起年輕人之間流行的話題：「請用簡短的句子，告訴我你人生的錦囊妙計。」

這個可難不倒我，幾年前看到許文龍先生大作「零與一的距離」時，我就被這一句吸引：「摔倒了不要急著站起來，先趴著看看你周圍，說不定可以撿到什麼珍珠寶貝。」我還多加了一句：「就算沒有珍珠寶貝，也可以撿個石頭，下次打架時可以防身。」

兩個女兒聽了都拍手贊同，因為過去幾年，她們好幾次看到我碰到困境，摔倒在地上時順手撿石頭。二〇二〇年三月，加州突然下了疫情關閉令，公司無法正常營運。在一陣愕然後，我趁著空檔和社團朋友們透過電話，替加州政府緊急部署募到了十萬個口罩，讓州政府發給各地衛生局及公立醫院。天災關閉了公司，打了我一記，卻擋不了我趴在地上找到機會，替國家社會做事，這一跤並沒有摔痛我。

輪到小女兒，正開始在人生路途中大步向前行的她，毫不猶疑地說：「有一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每次只要洗一個碗』。」小女兒當了六年的專業作家，常常坐困愁城，對著牆



壁發呆焦急，不知道如何寫出一部創世巨作。她的一位指導教授告訴她，「洗碗槽堆滿了髒碗，只要確定每天洗一個碗，堅持這樣做，碗早晚都會被洗乾淨的。」女兒聽了進去，一字一句的經營了兩千多個日子的寫作生涯。

去年，她的朋友介紹她去應徵一家大公司的網路編輯副主管職務，在八十多位申請人中，最年輕的她得到了這個理想工作。原來這是她的小小妙囊：一次只走一小步。難怪我重新執筆時，女兒告訴我：「妳只要堅持每天寫兩行就好了。」這個低標準，讓我每天坐在書桌前，養成了好的寫作的習慣。

大女兒想了又想，遲遲沒有答案，過了好久才謹慎地開口：「做事情就要做到極致。」她又自己打斷自己：「這個就是我的問題：完美主義。」果然是完美主義者，連閒坐聊天她都如此琢磨半晌，我和小女兒邊看著壁爐中的熊熊爐火，邊含笑耐心等待著她繼續整理思緒。

過了一會，大女兒邊仔細地排列著面前的刀叉，邊說：「在餐廳時兩個人點一份餐，分量剛好吃完，不會浪費食物，不夠的話，多點一份前菜，有更多選擇。」

女兒們小時候，我們環境不好，偶爾帶她們出去吃飯都規定：不可以點飲料，兩個人分食一份餐點；沒想到女兒長大，卻看到了這樣做的好處，覺得分食一份餐點比較健康，不會過飲過食，既省錢又環保。

大女兒說：「很多人做這個舉動時會怕被別人瞧不起，其實多留些小費就好啦！」她已是一家創投公司的總經理，每年管理幾千萬預算，年薪六位數，卻仍然記得小時候養成的節儉習慣。我想像著她在朋友們高消費為風尚的壓力中，笑咪咪地不為所動。我彷彿懂得當年和妹妹仔細分吃一塊蛋糕的女孩，如何在職業路途上堅持已見，擇善固執，走出了她的道路。

安靜了一會，窗外風雪也停了。我又想第二輪發言，女兒們阻止我，說：「媽媽，不要長篇大論。」難道這是女兒們提供給我的新錦囊妙計嗎？

【本文刊於二〇二三年二月三日（星期五）世界日報「家園」版】



邱潘君女士，一九七八年移居美國洛杉磯。出國前著有：《追夢，學語》、《故事》、《邂逅》三本書，這幾年投資房地產，生意累了，就寫作畫畫，寫不出來時，就回去照顧生意。最近詩作散見創世紀詩刊、中華日報。其他作品多發表在世界日報、聯合報。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生活體悟五則

謝美英一文

一、穩紮穩打

雲霄飛車驚險刺激，
高速磁浮列車飛奔，
汽車30秒變飛機飛，
太空時代講究快速，
唯學術領域無速成，
穩紮穩打實事求是，
付出多少收獲多少，
努力不懈吸取經驗，
乃是走向成功關鍵，
有朝一日所付心血，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費時耕耘露出曙光。

二、活在當下

後浪推前浪的大海永不止休，
宛如地球眾多生靈生生不息，
浪花四濺拍著岩石周而復始，
宛如人生忙忙碌碌馬不停蹄，
岩石千瘡百孔盤踞屹立不倒，
宛如人生挫折連連永不言敗，

海水沖擊沙灘腳印消失無蹤，
宛如人生如朝露一去不復返，
歲月不饒人莫等待活在當下，
美好人生樂觀進取齊頭並進。

三、事過境遷

不必憂慮生兒育女之天職，
不必督促檢查兒女的功課，
不必再操勞油鹽菜米生計，
不知不覺中卸下負有責任，
無事一身輕飄飄然樂陶陶，
任我遍覽青山綠水養性情，
聆聽天籟之音沐浴大自然，
與世無爭寬宏大量慈悲心，
有什麼境界比晚年更愜意，
慶幸歡渡金色年華不羨仙。

四、月光光

秋高氣爽，精神怡怡，
舉目望月，皎潔明亮，
嫦娥奔月，浮顯腦海，
中秋夜是嫦娥后羿喜相會的日子，
塵世遙遙祝福天上人間美滿團圓，
舉家在月光下團圓吃月餅樂陶陶，
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和繼承世代相傳，
美麗神仙故事源遠流長歷久不衰。

五、時光潛能

倩影不見了，不曾回眸決然離去，
花開花謝夢一場。
情像雲霄美麗的彩雲，
心湖起漣漪纏綿，然而彩雲易飄散離去，
漣漪拍岸不見蹤跡。
人去樓空留殘夢，
光陰荏苒，
時光使殘夢逐漸黯然失色，
消逝遠去，
助人走出惆悵迷惘，
尋回信心，
重獲人生。
時光的潛移默化，
受惠無窮。

【以上短文分別刊登於世界日報「讀者論壇」版】



謝美英女士，祖籍廣東梅縣，在印尼出生，台大醫學院藥學系畢業。任台大醫院、省立兒童醫院、台灣療養院藥師及中心診所藥房主任。愛好國藝及文學，晚年才開始寫現代詩自娛。承蒙連榮吉博士之推介，於二〇一五年加入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並成爲「終身榮譽會員」。